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佩賢 博士

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移入與發展

研究生：大木言葉 撰

2015 年 2 月

摘要

本論文要討論在日治時期西方的洋裁技術如何傳播到近代臺灣社會中的過程，以及洋裁新技術對於臺灣婦女的影響。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為了吸引臺灣女性接受近代教育，在各級學校的教育科目中鑲入以女性為對象的裁縫科，並配合在地社群的需求，教授內容以臺灣式裁縫為起始，漸進地融入洋裁與和裁的理論與技術，期望以洋服的普及達到「內台一致」的同化效果。洋裁教育易速成和帶有經濟力的特質，隨即受到臺灣女性的歡迎。為彌補官方裁縫教育的不足之處，隨之而起的是具有升學替代管道與補校性質的專門洋裁教育機構的出現，當中以吉見裁縫學園為代表。臺灣傳統家庭心態的改變，認為女性學習洋裁之後可以貼補家用，更視為走入婚姻的必備技能，這種對學習裁縫的熱衷，反映在吉見裁縫學園的日臺學生數的消長。總督府官方也利用此種洋裁教育機構的存在，配合政令推行符合戰時需求的服裝改良運動，作為臺灣社會皇民化過程的一個環節。

裁縫機的移入是臺灣洋裁普及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1904 年美國勝家裁縫機在臺灣開立分店，其提供教學服務的銷售方法，成為臺灣人接觸裁縫機的濫觴。勝家裁縫機在日本的耕耘，成為日本發展國產裁縫機仿效的對象，國產裁縫機不到前者一半的價格，使殖民地台灣的各級學校或家庭得以負擔購置，讓洋裁教育的推廣更為普及。

關鍵字：洋裁技術、服裝文化、裁縫學校、裁縫機、女性

Abstract

The thesis outlines the process which showed the western tailor skill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ocie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also, the influence of new western tailor skills to the female Taiwanes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tailor subjects to the diverse schools in order to attract female Taiwanese to take the modern education. Initially, to meet local society's need, they were taught with the Taiwanese tailors as the main topic and then the theories and skills which merged with the western and Japanese tailors. The assimilation was expected because of the universal tailors. In the fac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ick and commerce the tailors were getting popular among the female Taiwanese soon. Then, more and more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uch as Yoshimi tailor school, popped up which supplied additional ways to make up the flaws of the official tailor educational institutes. Gradually, the increase of enrollment in Yoshimi tailor school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Taiwanese had passion on tailor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change led the enthusiasm because the females considered the tailor as an important skill and they could earn some money by it as well. The official also held some government orders, like cloth modification movement in war tim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rocess.

The introduction of sewing machines was a milestone to the widespread of tailors. In 1904, American Singer sewing machine had the first branch in Taiwan. They provided tailor manipulation tutorials to costumers and it made the sewing machines more friendly to Taiwanes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wing machines in Japan was followed by mimicking the sewing machines of Singer because of its long-term thriving operation in Japan. The national sewing machines had the half price as them of Singer and the price made the machines affordable for the schools and families in Taiwan. Finally, it forced the education of tailors more widespread.

Keywords: Tailor skills, cloth culture, tailor school, sewing machine, femal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 · ·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 · ·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 · · ·	3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架構 · · · · ·	7
第二章 洋裁知識的傳播 · · · · ·	11
第一節 臺灣公學校的裁縫教育 · · · · ·	11
第二節 高等女學校的裁縫教育 · · · · ·	24
第三節 家政女學校的裁縫教育 · · · · ·	28
第四節 海外職業學校的裁縫教育 · · · · ·	33
第三章 專門的洋裁教育機構 — 吉見裁縫學園 · · · ·	37
第一節 吉見裁縫學園的創立 · · · · ·	38
第二節 吉見裁縫學園的經營 · · · · ·	41
第三節 戰爭時期的學校 · · · · ·	50
第四章 裁縫機在臺灣的發展 · · · · ·	57
第一節 裁縫機的移入 · · · · ·	57
第二節 裁縫機的普及與使用 · · · · ·	69
第三節 戰爭時期的裁縫機利用 · · · · ·	76
第五章 結論 · · · · ·	83

表目錄

表 2-1-1 裁縫科主要實作物品	19
表 2-1-2 裁縫主要教材內容概覽	16
表 2-1-3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預定材料費細目	20
表 2-3-1 台南家政女學院教員及學生人數變化	32
表 3-2-1 吉見裁縫學園教員人數 (1935~1941)	48
表 3-2-2 吉見裁縫學園入學、退學及畢業者(1935~1941)	49
表 4-1-1 日治時期臺灣裁縫機、同部分品以及附屬品價值 (1896-1934)	64

圖目錄

圖 2-1-1 蓬萊女子公學校裁縫科	21
圖 2-2-1 基隆高等女學校第六回生裁縫科	26
圖 2-2-2 彰化高等女學校	27
圖 2-3-1 1929 年（昭和 4 年）台南裁縫講習會開學典禮	30
圖 2-4-1 日本裁縫學校招生廣告	34
圖 3-1-1 吉見夫妻在臺灣	39
圖 3-1-1 學校創立當時的校旗	41
圖 3-2-1 1958 年周佩芳女士與吉見まつよ女士	47
圖 3-3-1 改善服更生服展覽會	51
圖 3-3-2 吉見裁縫學院的學生	52
圖 3-3-3 吉見院長設計的婦女改良服	55
圖 4-1-1 屏東勝家裁縫機公司分店	62
圖 4-1-2 右 1921 年（大正）国産第一号手搖式裁縫機 30 円 左 1929 年（昭和 4 年）台腳踏式裁縫機 145 円	65
圖 4-1-3 1937 年蛇の目ミシン廣告	68
圖 4-2-1 1915 年台北大稻埕女子公學校裁縫教學	71
圖 4-2-2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裁縫機裁縫課	72
圖 4-3-1 使用裁縫機修改軍服的女生	80
圖 4-3-2 第五部隊的女學生	8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今日我們的日常生活以洋服為主，這種服裝習慣大概從日治時期以後開始轉變。在傳統社會中，準備家人的衣服是婦女的重要工作之一，因為她們的時代沒有成衣工廠，只好自己製作衣服，因此戰前出生的大部分婦女都會縫製衣服。她們大多從母親哪裡學習裁縫，但是日治時期以後臺灣人開始穿洋服，而從母親那裡學習來的裁縫技術與新的洋裁方式也不太一樣，所以孩子只好在外面學習洋裁技術。為什麼臺灣人脫離傳統的服裝，而開始穿洋服？新時代的女孩子們是在哪裡學習洋裁的技術？洋裁對婦女和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以上是我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主要動機。

早期臺灣漢人多數移民自中國閩、粵兩省，生活習慣與風俗多承襲原居地之母文化。根據康熙五十六年周鐘瑄著《諸羅縣志》載：

天下車書一統，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諸羅實具五民，毋亦唯是閩、粵，各省之輻輳，飲食、居處、衣冠、歲時、伏臘與中土同。¹

說明移民初期，臺灣漢人社會習俗與中國類同。也可以考察從漳泉來的移民較多，因此康熙時代臺灣漢人的服裝可能跟漳泉地區沒有很大的差異。當時臺灣人口比率，男多女少，與中國不同，臺灣的女性不從事紡織，也沒有紡織的布料。不過她們很愛喜刺繡，特別喜歡花草、麟鳳、魚龍、美男子的圖案。²從清代文獻來看，傳統臺灣女性比較重視刺繡，因為當時臺灣人認為擅長刺繡

¹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編輯，《諸羅縣志》（臺北：文建會，2005年），頁216。

²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編輯，《諸羅縣志》，頁219。

的女性比較容易取得好的姻緣。臺灣漢人女性比較愛刺繡是因為不愛紡織，臺灣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很方便，很容易可以從中國取得布料和衣服。

1860 年臺灣開港之後，西洋布料開始大量輸入臺灣。連橫的《臺灣通史》描述了臺灣開港通商之後，洋布在臺灣的銷售情形。洋布在臺灣受到高度的喜愛而廣銷，毛織品、絲織品以及花布等，也都有很大的市場。但可能因城鄉居民的喜好與經濟情況不同，洋布在城市較受歡迎，而中國大陸的布品則是在鄉村有較好的銷售情形。³

1895 年日本統治之後，臺灣社會出現非常大的改變。文化方面也受到日本的影響，其中臺灣人的服裝改變是值得關注的事情。服裝除了可展現個人風格、社會流行之外，也反映了時代的生活文化。比較早開港的日本，更早就開始進口西方的東西，因此馬關條約簽定之後，臺灣也經由日本的影響陸續出現更多西方的東西。統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沒有特別限制臺灣人的服裝，但男性斷髮、婦女解纏足之後，他們的服裝也出現變化。「洋服」的出現，臺灣社會逐漸接受從西方來的服裝樣式，為了滿足當時服裝變化的社會需求，「洋裁」的技術繼而出現在臺灣社會。原本臺灣傳統社會重視婦女的刺繡技術，但日治時期之後，因為她們已經不纏足了，也開始去上學，穿著制服讓婦女體驗洋服，此時已經不是刺繡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洋裁在社會上逐漸普及，並且在學校教授如何製作，而且婦女有這個技術就可以賺錢，也能自己穿時髦的衣服。因此洋裁給臺灣婦女的影響不只在於服裝的改變，也帶來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婦女藉著其所擁有的技能，改變她們的生活價值。在日治時期，裁縫是讓婦女走出家庭的技術之一。綜上所論，本論文主要探討以下 3 個問題。

³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頁 57。

- 1 在日治時期，洋裁技術如何被介紹到臺灣社會？
- 2 一般婦女在哪裡學習洋裁技術？
- 3 洋裁技術給予婦女的影響如何？

本文試圖從女性史、教育史及技術史的角度來思考，藉由史料、回憶錄以及報紙內容，分析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裁縫技術的情況，考察洋裁技術被引進臺灣的過程，以及新技術帶給臺灣婦女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以下從臺灣女性史與教育史、服裝變化、家政與裁縫等三個面向，分析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女性史與女性教育史研究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⁴是早期女子教育的代表作。該書整體研究日本統治下女子初等、中等教育的建立與發展，從傳統女子教育、婦女生活，到日治以後女子教育制度建立的過程及課程內容，更重要的是透過各種資料、訪談，探討女子從學校畢業後的就業情況及社會參與。其論文能理解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在社會地位的變化。

洪郁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⁵一書，從「新女性」的出現考察女子教育的意義。這裡所說的「新女性」是指已脫離纏足等舊式習慣，接受由日本帶入新式教育的女性，主要是對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稱呼。這些新女性多與臺灣社會菁英結婚，透過母親和妻子的角色，影響到菁英

⁴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⁵ 洪郁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

階層的家庭，以及她們的先生與下一代的臺灣人男性。因為這本書的焦點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比較沒有描述到中下階層的婦女。本文認為洋裁不只是在上階層的婦女之間普及而已，對中下階層的婦女的影響也相當大。

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⁶一書，是以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問卷調查為中心，探討高等女學校的真實情況。問卷內容包括學生的家庭背景、學生生活、上課內容以及畢業後的狀況，在許多耆老已經凋零的現在，這些問卷回答，也成為了解當時女子教育實況的珍貴資料。

從過去女性教育史的研究，能了解臺灣原有對傳統婦女的觀念，如何在日本統治以後顯現改變。

(二) 服裝研究

探討洋裁普及的時候，必需了解日治時期以來服裝的變化。而服裝穿著的改變又與洋服的出現密切相關。日治時期跟現在衣服的來源不太一樣，當然在百貨公司、洋服店等也可以購買洋服，但是筆者認為洋服的主要來源應該是婦女自己製作的。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研究（1624-1945）〉⁷，是目前研究 1945 年之前的臺灣服裝中，最完整的一本論文，清楚爬梳清代到日治時期臺灣漢人服裝的變化。根據吳奇浩的研究，清代臺灣漢人的穿著相當華麗，也可說過於講究服裝。服飾的發展過程中，服飾文化的流向是中國流向臺灣，臺灣學習中國的服裝。在布料方面，因為臺灣的婦女不紡織，而出現布料也依賴從中國進口的情況。到了日治時期，男生從頭、女生從腳開始西洋化。因為男性接觸外面的機會較多，因此比較早出現變化。臺灣服的裁

⁶ 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社，1999 年）。

⁷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研究（1624-1945）〉。

縫方法上也出現不同的地方，女生主要在鞋子上出現和西洋鞋一樣的裁製方式。大約 1920 年代之後，陸續看得到上階層的婦女開始穿著洋服，1930 年之後洋服更為流行。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從上海跟日本學習服裝流行，尤其旗袍受到臺灣婦女的歡迎。但 1937 年日中戰爭開戰，在戰爭體制下的臺灣，旗袍與臺灣服被認為是敵對國的象徵，因此總督府推進和服與改良服。該論文使用大量的照片與圖畫來分析臺灣漢人的服裝變化，但主要說明臺灣服、長袍與旗袍，缺少日治時期之後，洋服進入普及臺灣的過程，顯然洋服普及還留有許多空白之處。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⁸，解析臺灣從史前時代到戰後及 20 世紀的服裝變化。在日治時期的部分，利用日本領臺至 1945 年戰爭結束之間的大量舊照片以及當時日本官方人物和臺灣知識份子留下的文章來分析描述臺灣人的服飾演變。在日本統治時代，日本官方不太管臺灣人服裝，重點在解放男性辮髮和女性纏足。隨著時代的變化，新文化運動讓臺灣人吸收及接受傳統服裝演變。不過本書不是專注研究日治時期，但該書所收集的大量照片以及分析解釋對臺灣服裝的研究相當有價值。

(三) 裁縫、家政研究

陳佩婷〈台灣衫到洋服—台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1895 年-1970 年）〉⁹，探討為何臺灣人會放棄傳統的長衫而穿上洋裝。根據陳佩婷的研究，洋服的風行與洋服技術的引進，刺激起西式服裝的需求，不僅改變臺灣人的日常服裝，也改變了傳統臺灣的服裝製造技術。但她的研究太偏重服裝的改變，而欠缺考量整個社會的變化。此外，她雖然提到日治時期學校中的洋裁教育，但沒有討

⁸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1 年）。

⁹ 陳佩婷，〈台灣衫到洋服—台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 1895 年-1970 年〉（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09 年）。

論到其他的洋裁教育管道，例如裁縫學校與洋服店的登場，應該也是值得關注的。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¹⁰，探討第三高等女學校的技藝教育。瀧澤指出，日本領有臺灣的初期，臺灣社會仍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概念，很少人送女兒上學校，因此臺灣總督府藉由技藝教育，勸誘臺灣女生上學。日治前期在學校教授的裁縫是以臺灣式裁縫為中心，1920 年之後，陸續出現洋裁教授。由於臺灣的氣候與風土適合洋服，因此洋服迅速成為臺灣人的日常服裝，後來洋裁成為裁縫課的主要教授內容。1937 年日中戰爭爆發後，臺灣總督府重視精神方面的皇民化，因此裁縫科目中更推廣和裁，但因為物資不足、活動不方便等的理由，和裁不適合融入臺灣的裁縫科目。瀧澤的論文原則上討論當時在臺灣社會中的菁英學校—第三高等女學校，看不到其他學校的技藝教育。尤其 1930 年代之後的技藝教育，尚有許多研究的空間。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¹¹，從高等女學校、家政學校、職業學校、社會教育等方面來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家政教育。她主要分析家政學校設置的過程、目的、增加的理由，以及家政教育的內容，並探討家政教育的結果帶給臺灣社會的影響。在臺灣的女子教育正式開始之 1920 年代，臺灣社會經常討論家庭生活的改善，也認為社會的改造需要改善教育婦女之能力。為了改善近代家庭，民眾認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女子教育逐漸普及。高等女學校的課程中，家政科目是一定會設置的科目。1930 年之後，因為臺灣社會要求提供更多初等教育畢業之後的女子教育機構，而設立了許多家政女學校，這些家政技藝學校對初等教育畢業的女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升學

¹⁰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¹¹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碩士論文，2000 年）。

教育機構。根據榎本的研究，高等女學校與家政學校的家政科內容沒有很大的差異，都包括裁縫、布料的材質與洗衣服的方法、衛生方面的指導、食物、料理等。在時間方面，高等女學校一週只上 4 小時的家政科，而在家政學校一週要上至少 15 小時。但自學校畢業後，許多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不就職，反而家政女學校畢業生的就職比率較高。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在女子教育方面、服裝方面的確都出現相當大的變化。關於日治時期的家政科、技藝教育，雖然已經有一些研究，但仍有不少研究空白，且在教育現場之外的洋裁普及研究可說目前皆無。本文認為，討論洋裁的時候不能忽略洋裁學校和裁縫機的存在，因為學校教授的內容並不仔細，學校外的補習裁縫技術才可以說具備洋裁技術。另外，裁縫機的登場對洋裁普及有極大意義，本文即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架構

(一) 史料

關於裁縫的史料並不多，洋裁的部分更少。例如，私人的洋裁店與洋裁學校的資訊幾乎不存在官方於的史料中，因此本論文主要參考日治時期的報紙、雜誌，以及其他相關的史料。本文所使用的史料，除了當時報章雜誌的報導之外，關於吉見裁縫學校創建過程，相當依賴創建者吉見まつよ的回憶錄¹²。吉見個人的回憶錄，必然有其個人的立場及觀感，或有其偏頗之處，但對於學校創建過程的重建，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¹²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仙台：宝文堂，1970 年）。

一、報紙雜誌及各種出版品

《臺灣日日新報》於 1898 年合併《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成立。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也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最高發行量曾達五萬多份，是在臺灣工作的日本人、熟悉日語的臺灣人都要訂閱的報紙，是能夠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日治時代的婦女留下來的第一手資料稀少，更需要從報紙所報導的事件來掌握婦女生活動向及社會狀況。

《臺灣婦人界》創刊於 1934 年（昭和 9 年），至 1939 年（昭和 14 年）結束，共發行 57 期。雜誌的主題內容相當豐富，討論的內容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結婚問題，介紹活躍於臺灣社會的婦女。與女性生活相關的料理、化妝、手藝、洋裁、家計等也一應俱全。¹³在《臺灣婦人界》往往出現第一高等女學校和第三高等女學校的消息。此兩所學校在臺灣社會中，屬於上階層婦女的學校，因此她們報導的對象多於中上階層婦女，但從服裝變化的角色來看，新穎的東西皆為從富裕階層陸續普及出去，因此「洋裁」的普及也可以考察一樣的過程。另外，在日治時期臺灣也有進口日本婦女雜誌，在《日日新報》上面也常刊載『主婦之友』的廣告，其內容有相當多的洋裁和裁縫技術通訊，這些日本婦女雜誌也值得注意的史料之一。但因為在臺灣找不到其雜誌，所以只能在這裡介紹而已。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出版，記錄臺灣愛國婦人會的沿革。愛國婦人會於 1904 年（明治 37）在臺灣設置愛國婦人會支部，其主要任務有兩個：第一協助山地武力控制，第二統合殖民地的婦女。¹⁴本

¹³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9。

¹⁴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下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 年）。

文特別留意愛國婦人會對臺灣婦女的影響。愛國婦人會的對象包括臺灣女性和日本女性，對於臺灣女性，愛國婦人會設立了女子職業訓練所，後來經營女子職業學校，也讓許多上階層的婦女加入愛國婦人會。1939 年（昭和 14 年）時，全臺的會員中，83%是臺灣婦女，¹⁵因此本文認為愛國婦人會對臺灣女性的影響相當深刻。在職業訓練所和女子職業學校教授的科目中，有裁縫、尤其是洋裁的科目，因此也可以從本書看到洋裁教授的內容以及對婦女的影響。

二、回憶錄或訪談記錄

在資料的運用上，使用與洋裁相關的出版品、學校檔案、個人的回憶錄、日記等，了解當時的狀況有所幫助，其中女性的回憶錄對本文相當有助益。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回憶錄，其數量沒有男性的多，不過內容都很精彩。例如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¹⁶能知道一位女孩子去學習洋裁的動機與學習洋裁的過程。不過大多數的訪問，能夠考證的部分很有限，因為女性的角色在歷史邊緣，她們所說的內容大多不放於文獻中，¹⁷但回憶錄的好處就是可以看到從報紙雜誌看不到的資訊與她們對當時學習洋裁的感想。因此本文使用這些資料作參考。本文也有訪問到 1932 年（昭和 7 年）出生於西螺的廖良美女士，父親為西螺街長，西螺小學校畢業之後就讀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從她訪問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洋裁的情形。

¹⁵ 洪郁如，〈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解說〉，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下卷》，頁 1-5。

¹⁶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2010 年）。

¹⁷ 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圖書，2009 年），頁 53。

(二) 章節架構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的洋裁普及為主題，希望究明洋裁的普及過程及其機制。研究方法將以文獻探討法為主，使用《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婦人界》等報紙雜誌，再加上時人回憶錄、日記等。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是日治時期（1895~1945 年），從教育、女性以及洋裁的社會意義三方面，著手分析探究三者的關係。研究架構，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之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主要介紹教育機構中的洋裁知識傳播。第三章探討 1930 年代後家政學校增加的過程中，在台北出現一所大規模的私立裁縫學校—吉見裁縫學園。介紹吉見裁縫學園的創立經緯、教學內容以及其對臺灣婦女的影響。第四章探討裁縫機在臺灣的發展和移入。因為裁縫機的登場改變洋裁普及的速度，是探討洋裁時相當重要的物品，究明裁縫機何時在臺灣出現、如何普及到一般的臺灣婦女等等的問題。

第二章 洋裁知識的傳播

日治時代之前的臺灣，女子通常沒有什麼機會接受教育。臺灣總督府盡力勸誘男女生到新式學校就學，但將兒子送到公學校讀的臺灣人，仍然選擇把女兒留在家裡，¹導致女性兒童的就學率從一開始就遠低於男性，1922 年(大正 11 年)日本統治臺灣超過一半時間，女童就學率才超過百分之十，男童的就學率是百分之四十三，女童的就學率在皇民化時代的 1937 年(昭和 12 年)才到百分之三十。²如何讓臺灣的家長願意讓女兒到新式學校就讀呢？1896 年至 1897 年，伊澤修二讓臺灣女性本身想就學的方策是，學校課程包含臺灣女性喜愛的手藝課程。因此伊澤從日本的學校借用學生的作品，舉辦只以臺灣女性對象的展覽會，為了讓女性能放心參觀，禁止男性參觀，³利用裁縫、手藝科目是勸誘就學的方法之一。因此近代學校的裁縫科演變對女子教育相當重要。本章將從各級女子教育機關的裁縫科相關規定，考察洋裁知識如何透過教育體系介紹給臺灣社會。

第一節 公學校的裁縫教育

(一) 日治前期的公學校裁縫科

1919 年(大正 8 年)臺灣教育令以前的女子教育以 1896 年(明治 29 年)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開始，教授內容除了國語、讀書、作文、書

¹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譯者、林正芳，《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頁 22。

² 許佩賢，《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新北市：東村出版，2012 年)，頁 154。

³ 洪郁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東京：勁草書房，2001 年)，頁 93。

法、算術之外可視各地情況，增加裁縫科。1897 年（明治 30 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設置女子分教場，其為臺灣女子初等教育的開始。隔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男子部的廢止，女子部改成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第三附屬學校的手藝科就是後來的第三高等女學校的前身。此時女子教育的主要內容，除了國語普及之外，就是手藝、刺繡、裁縫等。⁴

1904 年（明治 37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 24 號）頒布，公學校的學童年紀以滿 7 歲以上，16 歲以下，修學 6 年，科目是修身、國語、算術、漢文、體操，女學生的科目多了裁縫。不過在老師缺乏等等的狀況下，可以缺少漢文和裁縫。裁縫科的內容為：

裁縫科要熟悉普通衣服的縫製法及剪裁，並且鼓勵培養節約概念與生活習慣。首先教授運針法，再進行縫製簡易衣服，最後教授普通衣服縫製。裁縫科的材料要在日常生活所可以準備的東西，教授的時候，應該要指導裁縫用具使用法、材料的品類、性質及衣服保存法，及洗衣法等。依照各地不同的情況，也可以教授初步的刺繡和編毛線。⁵

裁縫科是第三學年開始上課，上課時間為每週 3 小時。⁶雖然當時就讀公學校的女童相當少，但 1904 年的時候，已經有關於裁縫科的課程存在。

1907 年（明治 40 年）公學校令改正頒布之後，裁縫科的每週教授時間在五、六年級增加 1 個小時，變成每週 4 小時。⁷1912 年（明治 45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八年公學校廢止與設置實業科）之後，裁縫科也稍微改正，在第 28 條說：

⁴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265。

⁵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65-266。

⁶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67。

⁷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82。

女子必須學習裁縫及家事，要學會普通技藝及家事知識，培養勤奮、儉約、整頓、周密以及利用的習慣。關於裁縫，首先開始教授運針法，逐漸教授通常衣服的縫製法，也教授剪裁、補衣、洗衣及刺繡等。⁸

每週上課時數也有變化，三、四年級還是 3 個小時，但到了五、六年紀的時候，每週要上 7 個小時。這是因為除了裁縫之外，增加了其他「家事」課內容，科目名稱改為「裁縫家事」。⁹總督府方面說明如下：

新增「家事」的理由為，希望社會和家庭的關係更密切。為了適合實際的生活，不要教授太偏理論的東西，或使用很貴或、大家無法準備的材料。關於「裁縫家事」，考慮在鄉下很難得到適合的教員，因而目前可以放棄設置家事科，但未來若情況允許，希望能急速設置家事科。¹⁰

臺灣總督府並沒有編纂正式的裁縫家事教科書，但目前可以看到二份 1910 年代的教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此時期公學校裁縫課實際教學內容及進度。

第一份資料是長期從事女子教育的大橋捨三郎¹¹所撰寫的《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¹²，為當時公學校裁縫科的主要參考資料。從這篇資料可以知道，1912 年（大正 1 年）時的裁縫科運針方法、縫製方法都使用臺灣語的稱呼方式。每個學期的開始到結束，老師都要注意學生的姿勢、整齊清潔、教具、材料、關於衣服的知識以及洗衣、保存方法。

⁸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99。

⁹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16。

¹⁰ 台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21。

¹¹ 1898 年(明治 31 年)担任臺北縣大稻埕公學校教諭(至 1900 年)，1902 年從事國語學校第二附屬(至 1906 年)，國語附屬女學校(1911 年)1919 年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1 年臺北州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可以說是國語學校第二附屬以來，一直從事女子教育的人物。資料來源：總督府職員錄。

¹²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臺灣教育會雜誌》，120 期(台北：臺灣教育會，1912 年)，頁 23-33。

表 2-1-1 裁縫科主要實作物品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三年級	運針法	運針法 鞋面 手巾	運針法 (月斗)串
四年級	開腳褲 含鈴底褲 (月斗)串褲(男)	(月斗)串褲(女) 褲(男) 褲(女)	對面襟衫(女內 底用)
五年級	和尚衫 和尚裘 (ㄗ甲)仔 涎掛	大袍衫(男) 棉(ㄗ甲)仔 帽仔	鞋 補綴法
六年級	褲(女夏用) 衫(男)	袂裘 棉裘	衫(女上衣)

資料來源：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

由此可知，1910 年代在公學校所教授的縫製作品以臺灣服裝為主，沒有任何的洋裝或日本式服裝。雖然上課所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裝為主，但大橋也有提到關於裁縫機的使用：

第六年級第一學期開始，盡量使用裁縫機，若可以的話，應用於衣、褲的縫製。¹³

這一段表示，有些公學校已備有裁縫機，也可以知道縫製臺灣服的時候會使用裁縫機。這是目前關於在公學校使用裁縫機最早期的記錄。

關於裁縫科的教材，大橋表示：

應該要採用大家適合的布料，因為家庭無法準備的話，就沒有意義。因此，先跟家人通知裁縫科需要的材料，若時間不夠未完成作品的話，可以在裁縫科的時間外或在家裡自學。¹⁴

¹³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頁 31。

¹⁴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頁 33。

1912 年（明治 45 年）在公學校教授的裁縫科以臺灣式裁縫為主，要縫製的作品都是臺灣服所需要的東西，不過也可以看到一些像日本式服裝的東西，類似日本和服裡面穿的貼身內衣。大橋對關於和尚衫的縫製說明，和尚衫及和尚裘的樣式類似「襦袢(和服裡面穿的汗衫)」，也是可以練習內地裁縫的第一個階段。

當時的學生也有纏足的，也有放腳的，所以第五年級第 3 學期的鞋子可以做纏足的或放腳的，也可以做男女兒童的 都可以。¹⁵政府鼓勵臺灣女性放腳，但是政府的要求與實際上的教學內容不太一樣。她們在課堂上的一些專門用語也是採用臺灣語，因為要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為主，有無法翻成日文的情況存在。公學校裁縫科也考慮各個家庭的經濟情況，材料盡量使用大家可以準備的布料，也縫製比較實用性的東西。也可以說，裁縫科的系統未完成，材料、設備、師資都不足，按照每個地區的情況，由每個教師來決定使用什麼樣的布料還有時間的分配。雖然總督府有規定怎麼教授裁縫科，內容及進度都有統一標準，但最後還是讓學校自行決定。

第二篇《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1913)¹⁶是以前者為基礎改良而成，兩者內容沒有很大的差別，但新的裁縫項目中出現，如製作小兒童圍嘴、「割烹着（日式圍裙）」等過去沒有的項目。大橋認為因為這些東西具有實用性，所以鼓勵盡量縫製這些東西。¹⁷可以推測也許有逐漸改變臺灣式裁縫的第一步。這篇教授要目分別設計了六年制和四年制公學校的教授內容，但其實沒大差異，因此在這裡看六年制公學校的裁縫科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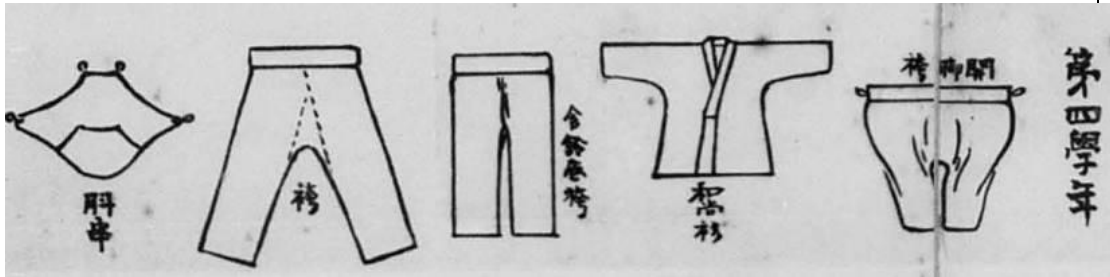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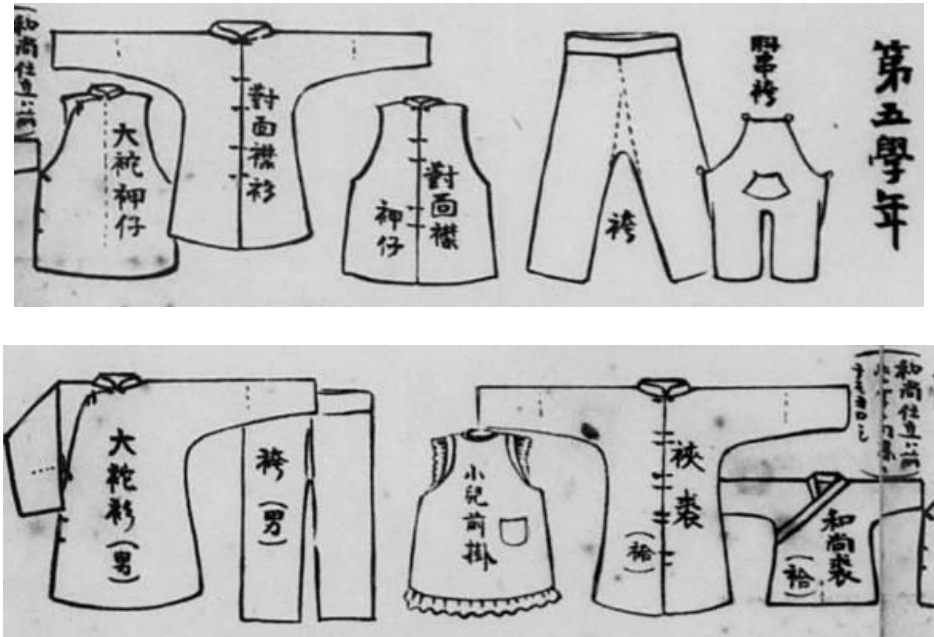
一年前發表的裁縫要目並沒有區別裁縫、手藝及家事的三種，不過這次就很清楚的分類寫各項目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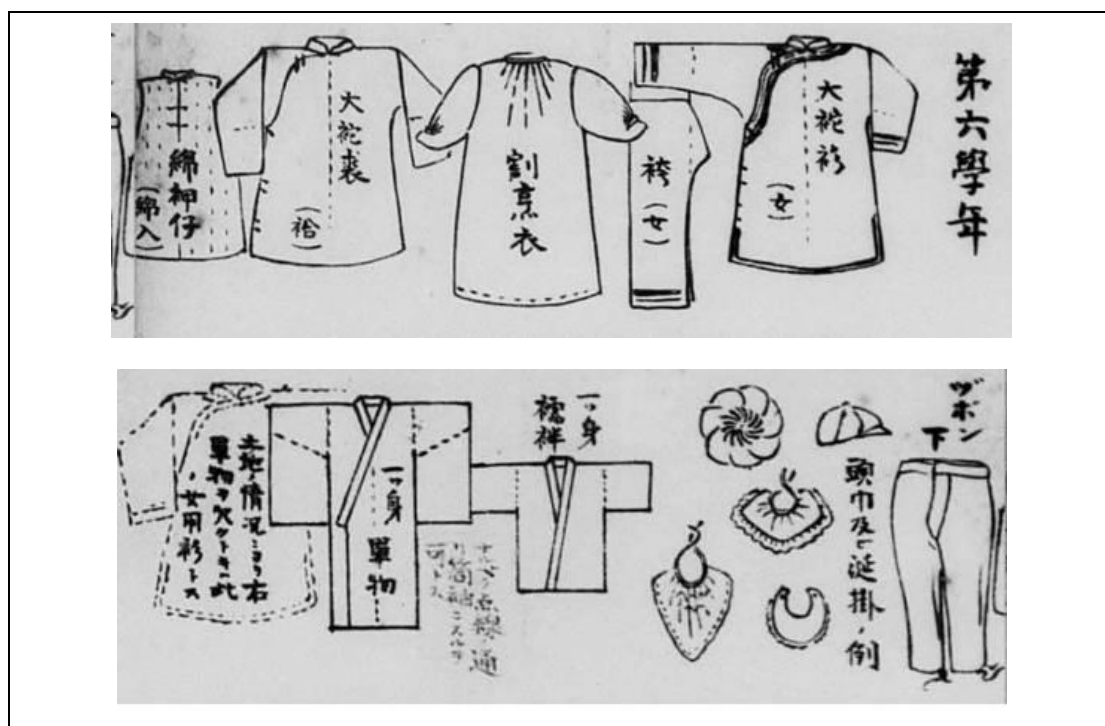
¹⁵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頁 31。

¹⁶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台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¹⁷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頁 12。

表 2-1-2 裁縫主要教材內容概覽

學年	裁縫科內容
第三學年 每週 3 小時（包含手藝），總共 97 小時	運針法 40 小時、應用練習、鞋面及手巾、圍嘴兒、圍裙
第四學年 每週 3 小時（包含手藝和家事），總共 68 小時	開腳褲、和尚衫、含鈴底褲、褲、(月斗)串
	
第五學年 每週 7 小時（包含手藝和家事）總共 150 小時	(月斗)串褲、褲、(袈甲)仔對面襟、大袍、對面襟衫、和尚裘、袂裘、大袍衫、小兒圍裙、運針法
	
第六學年 每週 7 小時（包含手藝和家事）總共 148 小時	大袍衫、褲、裘（大袍）、棉(袈甲)仔、割烹着（日式圍裙）、頭巾及涎掛、褲子（內衣）運針法、補綴法、襦袢（和服下穿的汗衫）、單物（簡易和服）或女性衫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台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由上表可以看到，裁縫科教學裡面不只裁縫，家事和手藝也被包含在裁縫課，家事的教授內容以洗衣法及衣服的保存法等，與裁縫科互動連結教授的東西相當多。像在課堂上製作的衣服，依材料的不同來選擇洗衣的方式等。手藝也是與裁縫科配合的部分很多，像鞋底，在裁縫科自己做鞋子布的部分，在手藝科製做鞋底，就可以完成自己的鞋子。這要目特別說明：

本要目是以福建人種族為標準編纂的要目，各個學校要考慮各個地區的習慣，編纂最適合其地區的教授要目。¹⁸

該要目的內容是以漢人為標準編輯，就是以漢人為主的科目內容，但是主要的方針還是讓學校決定，由此可以知道大橋對公學校裁縫科的方針與想法。

¹⁸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頁 9。

另外，關於裁縫機的使用和日本式裁縫技巧，視地區情況決定是否開設。
關於裁縫機的部分，該要目說：

裁縫機很適合縫製臺灣服，各個地區開始應用的情況下，在學校也應該需要教授其使用法，學生熟悉裁縫機使用之後應該多多使用於裁縫科。¹⁹

由此可知，大橋認為裁縫機適合縫製臺灣服，學校鼓勵學生使用裁縫機。

（二）日治後期的公學校裁縫科

1922 年（大正 11 年）新臺灣教育令發布，但關於公學校裁縫科的内容並沒有改變，就是裁縫及家事科的教授，其教授宗旨要素樸節省，其材料盡量利用日常生活就有的東西。應該要教授日常用品的使用法、材料之品類、性質及價格等。但在這裡多了對於高等科的裁縫及家事科的内容：在高等科，按照公學校的内容，逐漸提升程度。每週上課時間稍微減少，4 年級 2 小時，5、6 年級各 5 個小時。在高等科一、二年級都是每週 5 個小時。²⁰另外在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之後，運針法及衣服的稱呼都改成日語，日本式的服裝也增加。²¹

1928 年（昭和 3 年）在《臺灣教育》雜誌上，刊載一篇關於公學校裁縫科的文章，是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教師井ノ口シゲ²²寫下自己在公學校教授裁縫科的經驗。她認為公學校的裁縫科比其他科目落後，應該要深深的研究一下。從她教授裁縫的兩年經驗中，推廣裁縫科不振的原因大約有兩個：第一材料不足，第二學校沒有裁縫科的設備。她擔任的第一學期，約半數的學生沒

¹⁹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頁 12。

²⁰ 臺灣教育會編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25、357、369、380。

²¹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68。

²² 井ノ口シゲ擔任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1927 年—1929 年。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準備材料，其他學生準備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也有什麼都沒帶來的學生。有材料的學生，進度也不一定。要教授和服的時候，臺灣學生不理解和服，但完全沒有和服樣本。因此她認為學校應該有一個準備材料的系統，把裁縫的材料準備好，才能培養學生的創意。

井ノ口認為材料問題的主要原因在如下：第一、父母親對學校裁縫科的理解不足。第二、父母親對學校裁縫沒有信心，比如，作品未完成就結束、花太多時間，或不實用的東西等。第三、學生和父母都不知道該準備什麼布料。第四、因為家離城市太遠，不容易買到材料。關於材料的問題，學校要考慮在地方的實用性、時代要求和兒童的興趣。井ノ口就職的臺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²³，位在農村，大家都穿臺灣服，是習慣穿臺灣服的地區，學生之後也當然會穿臺灣服，因此實用性的點來說，決定大致採用臺灣服的教材。

另外，關於日式裁縫與洋裁，雖然她們的生活上穿的是臺灣服，但日常上課學生的制服已改成洋服，兒童的服裝與一般服裝改成洋服式的情況。所以希望他們至少會有洋裁與日本式裁縫的基礎知識。關於裁縫機，學校除了洋裁之外，臺灣服在裁縫的時候也使用裁縫機，目的是希望大家習慣使用裁縫機，而增加工作效率。其實，臺灣式裁縫與日本式裁縫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基礎的東西都一樣，只是縫針的拿法有差異。洋裁與臺裁的量尺寸的方式也類似，井ノ口認為，臺式裁縫、日式裁縫、洋裁不應該被區分如此清楚。²⁴

²³ 創立於 1895 年，初名芝山巖學堂，翌年改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9 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1927 年分割為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的前身，南門校區）、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前身，芳蘭校區），1943 年兩校再合併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資料來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網站 <http://www.ntue.edu.tw> (參考時間 2015.01.30)

²⁴ 井ノ口シゲ，〈公學校に於ける裁縫科について（上）〉，《臺灣教育》，325 期，1928 年，頁 26-頁 31。

表 2-1-3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預定材料費細目(圓)

學期	種別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
第一學期	和裁洋裁	0.18	0.15	0.35
	臺裁	—	0.25	0.80
第二學期	和裁洋裁	0.20	0.35	0.40
	臺裁	—	0.60	0.60
第三學期	和裁洋裁	0.23	0.35	0.50
	臺裁	—	0.30	0.80
計 (圓)		0.61	2.00	3.45

資料來源：井ノ口シゲ，〈公學校に於ける裁縫科について（上）〉，《臺灣教育》no325，(台北：臺灣教育會，1928 年)，頁 26-31。

另外，女子教育有長久歷史的蓬萊國小，該校 1898 年（明治 31 年）時在大稻埕公學校內設立女子部，1911 年（明治 44 年）從大稻埕公學校分離，創設大稻埕女子公學校，1917 年（大正 6 年）時的學生為 283 名，1922 年（大正 11 年）4 月改稱為蓬萊公學校，只收女學生。²⁵ 1932 年（昭和 7 年）才開始實施制服制度，因此 1931 年（昭和 6 年）的照片中，學生的上衣多為臺灣衫。

²⁵ 郭玉芬等執行編輯，《百年蓬萊：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創校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蓬萊國小發行，2010 年）。



圖 2-1-1 蓬萊女子公學校裁縫科

資料來源：郭玉芬等執行編輯，《百年蓬萊：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創校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商訊文化出版：北市蓬萊國小發行，2010 年），頁 120。

在照片中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裁縫盒，看起來大家使用的都是一樣款式的盒子。老師站在後面觀察學生實作情形。那麼，此時蓬萊公學校裁縫科的內容如何呢？施素筠²⁶是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1929 年(昭和 4 年)時從鹿港公學校轉學到蓬萊公學校，她回憶當時裁縫課的情況：

小學時，學校還有教我們一些課外的課程，如縫紉課，我們很小的年齡就學會拿針，但沒有機會拿針，直到小學三四年級才開始教縫，先教法國繡、打勾針。所謂法國繡……(中略)一共學了十二種基礎方法，所以小學四年級學拿針縫、繡、這都只是刺繡的基礎。另一方面，老師也教我們打勾針，主要是教打兩種基礎方法，縫紉只教兩種，但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裝便當的袋子，四年級以後的便當袋都是自己做的。再過來，

²⁶ 施素筠（1923～）出生於彰化鹿港街，施家是鹿港大家族。蓬萊公學校畢業之後就讀第三高等女學校，再來就讀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其中臺北登麗美安洋裁研究所學習洋裁。戰後經營洋裁補習班，後來執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政系，實踐大學。

五年級時，我們就學做自己的內衣褲，先學做小孩衣、背心裙。到了小學六年級，老師教我們做煮飯的圍裙，煮飯衣的做法有點像我後來發明的「一刀裁剪」製法，都是很簡單的裁製方式，每個學生都會做。煮飯衣做好就教煮飯。除了學校教的以外，有時候老師也會叫我們星期天到她家去，這位是女老師，她會另外教我們織毛線衣，或用毛線織菊花等，因為這是學校辦的各種展覽會上要展覽的，所以利用課外的時間盡量多學，有些展覽是校外的，但仍然是學校的名義參加，所以老師要負責把學生教好，完成很多作品。²⁷

由此可以知道，當時女性從小就有拿針的習慣。學習的內容有法國繡²⁸等，不僅只臺灣傳統的刺繡，也可以看到在裁縫科製作圍裙，在家事科煮飯時穿在身上，就是裁縫和家事的互相連接結上課。比較特別的是為了學校舉辦的展覽會，老師課外時間也教學生學習織毛線，可以推測她們在學校學習的內容相當豐富。那麼 1930 年後半裁縫科的情況如何？

1937 年（昭和 12 年）時，雜誌《臺灣婦人界》討論公學校女學生的裁縫問題。1937 年是開始推動皇民化的時候，報紙上有人提出公學校竟然讓女學生縫製臺灣服的意見，為了瞭解公學校校長對於這些意見，臺灣婦人界雜誌進行訪問蓬萊公學校與日新公學校²⁹的校長有所回應。首先看蓬萊公學校校長的意見：

我贊同這些女學生應該要縫製和服的看法，實際上蓬萊公學校也讓小孩縫和服，最近日台關係更密接，當然要讓女學生學習和裁縫。因為覺得學生她們對和服有一種思慕，雖然一開始覺得和裁很難，但很開心的去

²⁷ 許雪姬等訪問；吳美慧紀錄，《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頁 88-89。

²⁸ 法國繡（French Knot）是指繡法的一種，會形成一個小結。可以應用在繡花心或立體的圖面。參考網頁：花花世界 <http://flowers.hunternet.com.tw/>。2015 年 1 月 15 日閱覽。

²⁹ 日新公學校 1934 年（昭和 9 年）開始招收女學生。但是實施男女分班。

做和裁。我認為不要想實際上日常生活會不會穿和服的問題，讓學生們做和裁是比較有趣的方式可以進行皇民化。不過我也認為和服不適合日常生活，無法逼她們穿著和服，從精神方面看的話，應該要鼓勵和服，但實際上洋服生活較方便。理想的是穿洋服就可以內台一致，學校也有設置裁縫機讓學生做簡單洋服，將來想教授進一步的洋裁。³⁰

日新公學校校長認為：

在公學校無法教授和式裁縫。比較正式的場合要穿和服，平日還是要穿比臺灣服進步的洋服，這樣可以在服裝上實現日台一致。顯然在小學校教授和式裁縫，那麼公學校也應該要教授。³¹

裁縫與服裝的問題一直有密切的關係，在學校教的東西直接影響到學生，所以他們兩位的意見，就是公學校為推動皇民化，應該鼓勵教授和裁縫，但是實際上教授日式裁縫有點困難，反而學習洋裁可以讓臺灣和日本在服裝方面的統一。

公學校高等科也有裁縫課，高等科所需學習的東西是從公學校科目內容的延長，因此要縫製的東西越來越難。出版於 1939 年（昭和 14 年）的《第二年用 公學校高等科裁縫手藝教授書》³²，是裁縫科老師的教師用書。公學校高等科一年級，她們要縫製兒童服，第二年要學習婦女服（洋裝），教材解釋的重點為：一、與兒童服不同的地方，二、設計，三、顏色的選擇，四、設計尺寸，五、剪紙型，六、剪裁布料 七、粗縫（試樣子）試穿、修正，八、縫製。

此外，高等科也出現在公學校本科沒有的項目，比如顏色的選擇：

³⁰ 《臺灣婦人界》，1937 年（昭和 12 年）11 月號，頁 20、21。

³¹ 《臺灣婦人界》，1937 年（昭和 12 年）11 月號，頁 22。

³² 臺灣總督府，《第二年用公學校高等科裁縫手藝教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 年）。

選擇顏色：淡色、粉紅、淡藍、米色等的衣服，當成平常服的話，非常容易弄髒。肥胖的人讓他看起來細瘦的顏色是偏黑的顏色，比如，墨綠、墨紫、深藍等，因為它的顏色被吸收到背景裡面。另外，白皮膚，顏色好的人適合白色衣服等等。做衣服的時候要考慮適合的顏色，並要考慮場合才行。³³

此外，該教授書還提到在課堂上，學校應該要多點準備婦女時裝樣本給學生看，並可以提醒學生研究實際上的服裝，像百貨公司，在公車上或火車上等，人數多的地方可以隨時注意觀察，這樣就有許多參考材料。也有些說，如果學校在鄉下，沒什麼地方可以參考的話，老師的服裝就是學生的教材，隨時要注意自己的穿著。³⁴

在公學校的階段，第三學年開始學運針法，學習縫製小東西，在高等科一年級學習兒童服，第二年學習婦女服。由此可知，在 1939 年公學校高等科的階段，要學習的東西以洋裁為主，因為高等科的學生有許多是為了重考高等女學校的學生，也許她們的重點不在於裁縫科上面，但對沒有打算升學的女學生而言，高等科裁縫課教授的東西相當有意義。顯然，高等科學習的裁縫技術與知識很有專業性。

第二節 高等女學校的裁縫教育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在 1910 年(明治 43 年)國語學校規則中改正（府令第 41 號）被改稱「附屬女學校」，成為當時唯一臺灣女性高等普通教育的學

³³ 臺灣總督府，《第二年用公學校高等科裁縫手藝教授書》，頁 20。

³⁴ 臺灣總督府，《第二年用公學校高等科裁縫手藝教授書》，頁 25。

校。³⁵1919年（大正8年）臺灣教育令頒布，「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改稱為「臺灣公立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裁縫科的內容為：

裁縫科應該要讓學生學會關於縫製衣服的知識技能，並且培養節約利用的習慣。³⁶

其內容和公學校所寫的差不多。這所學校就是後來的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那麼，第三高女裁縫科教學的實際狀況如何？從蓬萊公學校畢業後考上第三高等女學校的施素筠女士回憶：

裁縫課程分三種：和裁（日本裁縫）、臺裁（臺灣裁縫）和洋裁，三種課程分別由三個老師教，其中只有臺灣裁縫是由臺灣老師教。和裁是學做日本和服，在第三高女做和服的時間很長，每年都有課，一共要上四年，每年都有學不完的課程，先是學做日本內衣，也做小孩子穿的內衣（yukata，浴衣），再做單衣，然後每年再加深學更多，童衣有兩、三歲小孩穿的小孩衣，再學習十歲小孩穿的小孩衣，也就是所謂一幅寬（約30公分）和三幅寬的小孩衣。接著學做中身的童裝和少女服，然後學做大人服，女人服和男人服都要學，只有男人服的外套不用學。女人服也是先學做內衣，然後再學外衣。女人服的內衣（棉）和外衣都是絲布，不只表面布是絲布，連裡面也要是絲布，所以很花錢。總之在第三高女一共做了很多件的和服。臺裁也是從教做各種縫法開始，然後再學混邊作品。舉凡家中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的衣服都要會做。至於洋裁，其實就是三年級的裁縫課，並沒有正式洋裁的課程名稱，老師也沒有教太時尚服飾裁製，就是教大家做自己的制服，感覺到比較簡單。老師上裁縫課時已準備好紙樣，老師給我們上衣紙型，先教大家製作紙樣，每個人

³⁵ 臺灣教育會編 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20、824、825、826。

³⁶ 臺灣教育會編 著《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26。

做自己的制服，腰圍、褶裙，都要合身，到了四年級就做冬天毛料的制服和褶裙，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³⁷

雖然第三高等女學校臺灣的學生較多，但她們的裁縫科做和服的時間很長，而且製作和服的布料價值不便宜。施素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學習和服的回憶，其他也有學習臺裁、洋裁，洋裁教的東西具有實用性。

另外，施素筠回憶說，第三高女還要學補衣、拆衣和縫衣，每一種裁縫的技術都要學會，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染布技術、刺繡。³⁸裁縫課的內容範圍非常的廣泛。

以下是基隆高等女學校和彰化高等女學校的裁縫科的照片。從圖 2-2-1 中，我們可以看到基隆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在縫製和服的樣子，一位老師在教室後面觀察學生，教室後面掛有一件和服樣本。



圖 2-2-1 基隆高等女學校第六回生裁縫科

資料來源：姚浙生撰稿，《棟花盛開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第一冊，總論篇、課程篇》（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165。

³⁷ 許雪姬等訪問；吳美慧紀錄，《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記錄》，頁 123-126。

³⁸ 許雪姬等訪問；吳美慧紀錄，《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記錄》，頁 124。

另外，從圖 2-2-2 中，我們可以看到彰化高等女學校的裁縫課，也在上和裁課程（日本式裁縫），也可以看到一位老師在教室前面講解，教室中掛有一件和服樣本。



圖 2-2-2 彰化高等女學校

資料來源：姚浙生撰稿，《棟花盛開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第一冊，總論篇、課程篇》（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168。

除了高等女學校的裁縫科照片之外，筆者去訪問戰前接受日本教育的廖良美女士。廖女士於 1932 年（昭和 7 年）出生於西螺，父親為西螺街長，西螺小學校畢業之後就讀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在高等女學校的階段可以選擇英文科或洋裁科，廖女士因為從小喜愛裁縫手藝，所以選擇洋裁科，不過其他科目比較忙，每週上一次左右。她記得曾製作過裙子，襯衫等。她畢業之後去上登麗美安洋裁研究所。戰後在台北延平北路開了一家「天鵝公主服裝店」。³⁹由此可知，高等女學校教的裁縫科雖然可以製作自己的衣服，不過若要走服裝的路，需要再自行去補習洋裁才能具備專業裁縫的技術。

³⁹ 訪問時間，2014 年 12 月 3 日。訪問地點在廖良美女士辦公室，感謝廖良美女士和張素玢老師的介紹。

第三節 家政女學校的裁縫教育

除了高等女學校之外，家政女學校也是學習裁縫的重要教育機構，以下以台北女子職業學校及台南家政女學校為例說明。

（一）臺北女子職業學校

除了高等女學校的存在之外，在 1930 年代臺灣逐漸設立的教育機構就是實業職業學校，對女學生而言就是「家政女學校」。日治時期在全臺灣第一所職業學校是「台北女子職業學校」，為 1920 年前身是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的授產所，成為財團法人組織的職業學校，是臺灣第一個被政府認為屬於「實科高等女學校」的學校。因為以前授產所的目標是提高臺灣婦女的升學願望，而各個授產所受到女性的歡迎，後來女性比較想學習國語，也開始想升學進上級學校或就業需要，因此愛國婦人會在 1920 年（大正 9 年）私立學校設立意願書交給總督府，同年 4 月得取總督府私立學校設立的認可，同時進行全島規模招生。當時在臺灣唯一的婦女「私立職業學校」誕生。學校修業年限為 2 年，甲科（日本人）100 名、乙科（台灣人）100 名。學生的年齡為 12 歲以上，乙科的女生要有修完公學校 4 年級的學力。乙科的科目是修身、國語、算術、商業、裁縫手藝。商業和裁縫擇一選修，但選擇商業也要上裁縫科的一部分。但是 1922 年（大正 11 年）2 月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後，私立職業學校改成法人組織，1922 年之前的商業科廢止，開始加強裁縫科，修學年限也延長到三年，廢止甲乙科，開始內台共學，成為政府認可的私立學校，校名也多了「臺北」兩個字。由此可知，在台灣第一個婦女職業學校很重視裁縫時間，每個禮拜最多時間上的就是裁縫課。臺灣教育令發布的 1922 年，原本有的商業科廢止，開始專注裁縫科的情況來看，學校認為教授裁縫科對婦女在就職的過程中，有裁縫的

技術就業機會相當有益。也許一般民眾認為有裁縫技術比較好就業，因此大正 11 年以來一直專注裁縫教育的學校。⁴⁰

1920 年代的女性職業學校，除了台北女子職業學校之外，1929 年(昭和 4 年)設立的「台南家政裁縫講習會」與 1930 年（昭和 5 年）成立的「吉見裁縫學園」。可以說女子實業教育的發展至 1930 年代真正開始。⁴¹

（二）台南家政女學校

台南家政女學校的前身為台南裁縫講習會，地址位於臺南市東門町彌陀寺內，於 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 17 日，由日本龍谷大學畢業的住持王兆麟所創立的社會教育事業。王兆麟接任彌陀寺住持之後，認為是寺裡應擔負宗教教育的使命，同時鑑於當時南部本島人女子日益蓬勃的向學心，以及普羅家庭的現實需求，因此規劃以一般女子為對象，培養其擁有正確的宗教信仰，並達到移風易俗、淨化社會的基礎，修業的時間為三年。只是沒料到受到管理人黃欣的反對，企圖收回彌陀寺場地，希望裁縫講習會在九個月之後就得遷出，對此王兆麟不惜以辭掉住持職的動作，表明發展女子教育事業的決心。⁴²

⁴⁰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上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 年），頁 255-265。

⁴¹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専修碩士論文，2000 年），頁 24、25。

⁴² 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第 16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69-210，頁 187。



圖 2-3-1 1929 年（昭和 4 年）台南裁縫講習會開學典禮。

資料來源：黃美紅主編《華女 80 校慶紀念特刊》，(台南：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2010 年)，頁 15。

當時王兆麟設立台南裁縫講習所的目的，在於以佛教精神，養成質實溫和實際的有職業技能之婦人。1931 年（昭和 6 年）的入學條件及科目如下：

入學資格為：一、小公學校畢業程度，二、小公學校或高等科程度以上。

課程內容：修身、佛典、國語、算術、家事、裁縫、手藝、音樂、英語、漢文、園藝科、外文等。

學年：限一年。

招募人數：一年生 50 名，2 年生 40 名。⁴³

1932 年（昭和 7 年）4 月的時候，改稱為「私立台南家政女學校」，是三年制家事職校。是當時在台灣地區私立學校中，少數受到認可的學校之一。當年也招新生 50 名，預定 4 月 15 日要入學，因為開學日期與學校升格的時間過於

⁴³ 〈臺南家政講習所新學期生募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昭和 6 年）3 月 29 日，第 5 版。

接近，學生若來不及註冊的話，本人亦可直接到校辦理入學考試。該校為了充實實科，每週 35 小時中，裁縫手藝佔 13 小時，家事 1 學年的時候要上 2 小時的課，二、三學年的時候要上 3 小時的家事，其他的實習時間 5 小時。每科並招募專業教員來執教。⁴⁴

1933 年（昭和 8 年）的開始招生時間是 2 月，預定募集第一學年 100 名，第 2、3 學年若干名。入學資格為須具尋常學小校或公學校滿 6 年畢業生。入學考試場所在彌陀寺內。⁴⁵

從台南家政學校的例子來看，台南家政女學校是在臺灣早期設立的家政學校。從原本規模比較大的裁縫講習所，後來學生持續增加與校長王兆麟與日本的西本願寺的關係，得取私立家政學校的名稱。

《臺灣婦人界》 1936 年（昭和 11 年）8 月 20 日訪問台南家政女學院的記錄：

7 年前只有 35 名的學生，像寺子屋式的講習會，現在因為許多人敬仰院長的人格，學校目前有 5 班級，約 200 名學生，11 名職員，成為一所輝煌的家政女學校。約 200 名學生中 107 名是住宿生，從南部屏東、潮州來的，從北部新竹、彰化，她們都敬佩學校風格而特地來到台南家政，這件事實證明了學校如何堅實。還有學校特別努力禮儀，勞動的教授，洋裁專門研究，組織女子青年會，培養道德修養，衛生思想，對時事問題的公正批判力，而讓大家成為有常識、堅實的婦人。對於考上學校的學生，安排內地的聯絡學校「京都裁縫女子學校專攻科」免考入學，並且畢業之後可以當小學校的專科正教員。學校的畢業生能受到家庭與社會的歡迎。⁴⁶

⁴⁴ 〈認可となつた 臺南家政學院 新入學生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昭和 7 年）5 月 12 日，第 3 版。

⁴⁵ 〈臺南／家政募生〉，《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2 月 9 日，第 4 版。

⁴⁶ 《臺灣婦人界》，1936 年（昭和 11 年）8 月 20 日，頁 91-93。

1939 年（昭和 14 年）4 月王兆麟校長離職，將學校讓由日本淨土真宗法師杉浦亮嚴接辦，校名改為「私立台南和敬女學校」，作為三年制女學校重新出發。

以下是台南家政女學校的學生數變化，可以知道就學人數越來越多。

表 2-3-1 台南家政女學院教員及學生人數變化

年度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41
教 員	日	6	4	2	4	5	7	4	13
	台	3	2	4	4	5	4	4	2
合計		9	6	6	8	10	11	8	15
學 生	日	4	5	6	8	10	14	7	3
	台	51	56	69	115	160	209	225	385
合計		55	61	75	123	170	223	232	388

資料來源：〈各種学校生徒異動〉，《台南州統計書》1933 年~1942 年。

從台南家政女學校的例子來看，可知 1930 年代可以說是家政女學校持續蓬勃發展的時期。原本裁縫講習會也成為了家政女學校。除了台南家政女學校之外，其他市立的家政學校有 1935 年成立的台中家政女學校，1937 年成立的台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及 1939 年成立的基隆家政女學校等，到 1940 年代，也持續增加街庄組合、街庄設立的家政女學校。⁴⁷其中，基隆家政女學校的前身也是「和洋裁縫講習所」。基隆家政的開始是一位熱心的人士中島克己，最先提議成立輔

⁴⁷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頁 58。

導當地女性有一技之長的機構，1930 年（昭和 5 年）正式創立「和洋裁縫講習所」，也是在明照寺提供該寺的一部分作為上課地方，而且一律免收學費。1931 年（昭和 6 年），由基隆婦人會全權接辦，基隆婦人會借用基隆夜學校的教室，做為日間上課之處，除了原有的裁縫科目之外，增加家政科目，也請基隆高等女學校退休老師。1935 年（昭和 10 年）當年度學生共有 65 名，職員 3 名。入學資格分 3 個級別：第一、一般小學校，公學校畢業生的「預科」。第二、本會預科畢業或高等科畢業生的「本科」。第三、本會本科畢業或高等科畢業者，就可進修「研究科」。因為基隆和洋裁講習會大受好評，於 1936 年（昭和 11 年）升格為學校，校名為「基隆技藝女學校」。1939 年（昭和 14 年）由基隆市役所接辦，改稱為官營的「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後來學生越來越多，以日本女性居多，臺灣女性較少。她們學校一年級新生的校服，全部由三年級的學姐親自裁縫，再送給每位學妹，因為裁縫是必修科目，可以順便檢視自己所學習的成果。⁴⁸

第四節 海外職業學校的裁縫教育

日治時期去日本留學的女性，除了基於宗教信仰，選擇教會學校，就讀女子專門學校或大學之外，多基於個人興趣和能力，進入洋裁女學校之類的職業學校，習得一技之長。⁴⁹因此也有些婦女不是在臺灣學習洋裁技術，而是在日本學習裁縫技術才回來臺灣。《臺灣日日新報》的學校案內欄也常出現為了女性的學校介紹，其中也有一些家政學校，也有專門學習裁縫的日本東京文化裁縫女

⁴⁸ 陳青松，〈曇花一現的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臺灣文獻》別冊 14，2005 年，頁 35-46。

⁴⁹ 許雪姬等主編，《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圖錄》（台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頁 83。

學校⁵⁰、ladys 洋裁學院⁵¹、戶板裁縫學校⁵²等，在臺灣也可以得取日本裁縫學校的招生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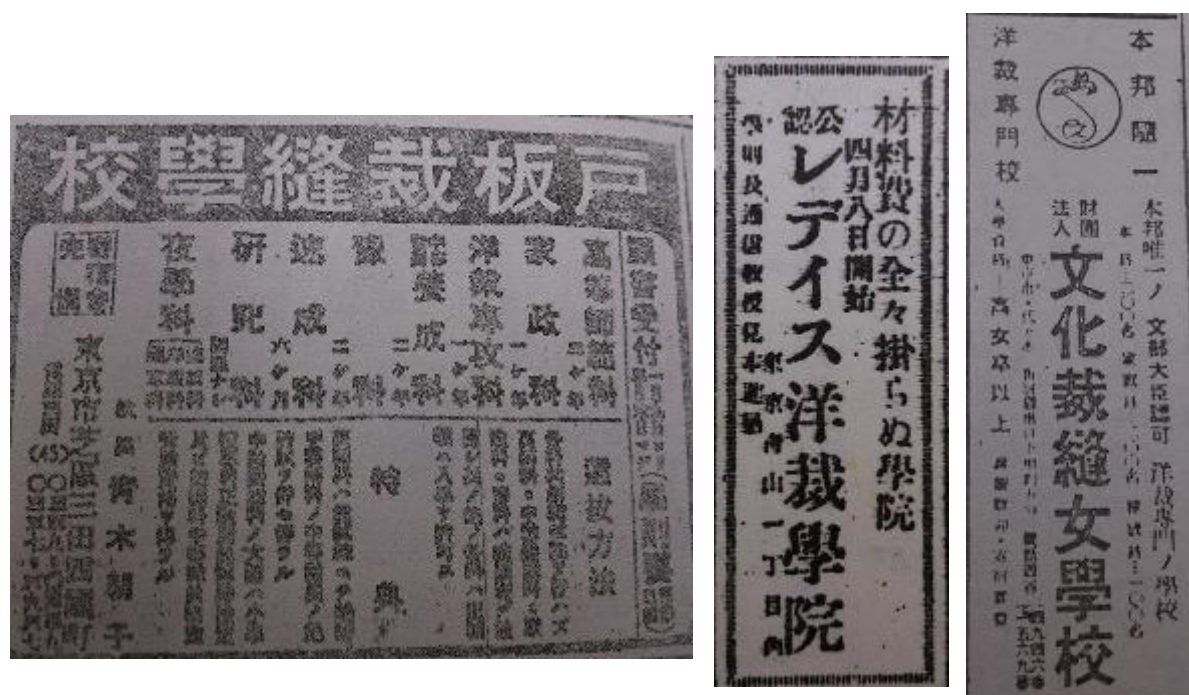


圖 2-4-1 日本裁縫學校招生廣告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1 月 31 日，第 10 版。

1938 年（昭和 13 年）2 月 28 日，第 6 版。1938 年（昭和 13 年）2 月 3 日，第 5 版。

《母親六十年洋裁歲月》⁵³的主角施傳月(1918-2009)女士也是曾經去日本學習洋裁的人之一。施傳月從少女時代開始就喜歡裁裁剪剪，公學校畢業之後留在家裡顧雜貨店。在雜貨店用來作為包裝的舊報紙雜誌中，有一類雜誌是日文婦女雜誌，她被婦女雜誌上的洋裝圖樣吸引之後，向父親請求出外去當洋裁學徒，然而父親沒有答應，但女兒學會做衣服或許可以補貼點家用，就幫她買一台最基本的手搖裁縫車。她開始利用顧店的空閒時間，照著婦女雜誌自己摸索

⁵⁰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1 月 31 日，第 10 版。

⁵¹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昭和 13 年）2 月 28 日，第 6 版。

⁵²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昭和 13 年）2 月 3 日，第 5 版。

⁵³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2010 年）。

學習，學會了洋裁的基本功。在 1936 年(昭和 11 年)她十九歲時到台南新闢的末廣町大街上，一家日本人開的日吉屋洋裝店當洋裁學徒。

施女士的父親過世時，她已經是一位獨立的裁縫師。但她為了提升人生可能性，決心在裁縫技術上更上一層。因為當時台南的洋裁師傅太過依循舊有圖案，不太敢做創新，為了彌補這個問題，她興起到日本去學習服裝設計的念頭。她決定之後很快準備一筆錢，就在 1940 年底上路。沒有什麼安排，先去日本，到了再準備開學，只知道大約什麼時候開學這樣就出發。隨身帶著只有兩套冬裝，一塊夏季布料，以及幾個月存下來的錢。來到東京之後，同鄉的同學來接她，隔天就去尋找洋裁學校。看完許多洋裁學校之後，她決定正在招生的「東京洋裁技藝學院」。然而當時在東京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學校是「文化服裝學院」，但是學費貴，也只收高女畢業生。她選擇的「東京洋裁技藝學院」除了學費比較低外，也接受公學校學歷和具備基礎洋裁經驗者。因為她已經有相當的洋裁經驗和技術，因此學校也許可她全天上下午兼修，在半年內上完一年的課程。⁵⁴那一屆同學裡只有另一位臺灣學生，而日本同學也大半同她一樣，多非東京本地人，而是來自日本各地。課堂內容學習如何在心中想像的東西畫成裁衣的圖形，如何在該有的圖形上進行各種創意變化，實做衣服的機會多。在 1941 年初夏順利提早畢業，原本想在東京繼續找事做，但家人叫她畢業之後立刻回家，所以就回台南來了。⁵⁵

另一位是 1920 年出生於埔里愛蘭的阿媽，真實姓名不詳。她的母親很早就受到基督教教育，是台南長榮女中畢業，在當時的臺灣社會算是少數的高學歷婦女。阿媽的家庭環境也不是不好，有著健康快樂的少女時代，並讀完烏牛欄公學校（現在的愛蘭國小），但她的母親也叫她學習漢文，並在教會學了羅馬字。所以阿媽除了漢文、日文，還學了白話字，成為很優秀的少女。不過公學校畢業之後，因為家境的關係，就沒有再升學，擔任護士。不過當護士不久的

⁵⁴ 鄭鴻生，《母親六十年洋裁歲月》，頁 98。

⁵⁵ 鄭鴻生，《母親六十年洋裁歲月》，頁 100。

1938 年底就結婚，她的先生在彰化經營一家「臺灣商工堂」的店，店的招牌上寫著女學校御用品，指的是裁縫用具—刺繡及手工的材料，店家的生意也很好，因此他們的家境頗為富裕。先生的母親，就是婆婆考慮到店裡生意擴展的需要，決定把阿媽送去日本學習洋裁，結婚沒有幾個月就單身到日本大阪學習洋裁。因為是婆婆叫她去學洋裁，她不能失敗，認真努力去學習，希望早日學成回臺灣。和阿媽同時就學的只有一位臺灣人，此外也有韓國人在洋裁學校，她跟韓國同學的感情還不錯，常將從臺灣寄過來的零嘴帶到學校分給韓國同學。但是韓國同學必須一邊打工一邊學洋裁的生活，而阿媽比較幸運，已經安排好了日本的生活費，可以專心學習洋裁。在家裡的先生也很疼她，從臺灣寄過來臺灣的零嘴、錢等。阿媽在日本學了一年左右的洋裁，就學成回臺灣，開始在店裡幫忙生意，也教人洋裁。戰爭末期她們家搬到花蓮，阿媽教人洋裁，或自己做些衣服託人賣。⁵⁶

從施女士的例子而言，她是已經成為洋裁師傅以後，為了更提升自己的洋裁能力，而決定去日本學習洋裁設計。當時台南地區的洋裁學習環境還沒有到日本的程度，想要學習洋裁的話，去臺北不如去日本學習，有比較多的學校選擇，也有最新的洋裁設計。另外一位阿媽反而不是主動去，就是因為先生家的事業是賣高等女學校裁縫技藝科需要的東西，所以阿媽也需要一些洋裁的知識和技術，結果結婚不久就被婆婆送到日本去學習洋裁。雖然有些裁縫學校需要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學歷，但因為她們都有念過公學校，會一點日文，也有學過一點點裁縫知識，所以也可以去留學學洋裁。在日本的一些洋裁學校，不一定要有洋裁背景也可以入學，進入日本的洋裁學校就讀其實比我們想像簡單。而且她們的回憶中除了自己之外，也有別的臺灣人，雖然不能說每個學校都有臺灣學生，但從日日新報中的學校招生廣告可以看到，有些日本裁縫學校也招收臺灣的學生。前往日本裁縫學校進修，也是臺灣婦女學習洋裁的選擇之一。

⁵⁶ 江文瑜主編，《阿媽的故事》（臺北：玉山社，1996 年），頁 56-73。

第三章 專門的洋裁教育機構—吉見裁縫學園

日治時期的近代教育對臺灣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婦人而言，影響更是深刻。1919 年(大正 8 年)臺灣教育令發布，臺灣婦女的近代教育才算真正開始，當時的教學內容中三分之一是家政科目，因為家事對傳統社會的女性而言，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其中裁縫更被認為結婚的重要條件之一。傳統臺灣的女紅重視刺繡，擅長刺繡的女性才是條件好的新娘，到了日治時期，裁縫技術取代了刺繡。隨著婦女教育普及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婦女也漸漸參與經濟生產勞動，在社會工作的婦女比只在家裡一直做家务的婦女更有經濟價值。許多民眾開始認為有經濟能力的婦女才是好的妻子。

當時一般中下階層的家庭，大部分的婦女只上完公學校，或是沒有唸完就離開教育場所，她們的生活都以家裡為中心。因為台灣傳統社會不重視婦女的教育，並將這些女性視為家庭重要的勞動力來源。隨著洋裁技術在台灣의 推廣，婦女除了選擇負擔家務農作以外，也可以藉由學習洋裁技術，販賣西式洋裝，來幫助家裡取得額外的收入。女性開始可以在家裡兼職做洋裁，也有女性自己選擇開洋裁店，由此可知，洋裁是可以讓台灣女性取得經濟獨立的技術。

那麼，這些女性是在哪裡學習裁縫的知識與技術？隨著臺灣人的服裝變化與裁縫機的出現，公學校與高等女學校也開始出現洋裁課程。不過在學校教的東西不夠豐富，真正想要學習裁縫的人會去洋裁講習會或私人開設的洋裁教室等。另一方面，1930 年代以後，洋裝成了台灣婦女的日常服裝與時尚，傳統的女紅式微，很多年輕女子開始到傳授洋裁的地方去學習現代洋裝的裁製技術。¹許多女性想要學習洋裁的情況下，學習洋裁已經是一種流行，居然也出現專門的學校。

¹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2010 年），頁 8、9。

日治時期的洋裁教育機構中，吉見裁縫學園是一所較大規模的裁縫學校。由吉見まつよ（Kichimi Matsuyo）女士於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創設，初建時校名為ファロス和洋裁縫研究所，²舊址在臺北市福住町十八號（現在的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至四號，金歐女中現地址），1934 年(昭和 9 年)得到臺北市認可為私立學校，其後一直持續到 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為台灣少數以「裁縫學校」為名的正式學校。本文即試圖從吉見裁縫學園成立的過程及經營狀況，考察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洋裁的情形。

第一節 吉見裁縫學校的創立

ファロス和洋裁縫研究所（後來的吉見裁縫學園）園長吉見まつよ女士，1899 年（明治 32 年）出生於日本宮崎縣白石市，戶籍在宮崎縣白石市緑ヶ丘。³渡臺之前在東京神田的「文華服裝學院」⁴學習洋裁知識。文華服裝學院的經驗對她的影響相當深刻，她畢業之後開始接受家裡附近的人修改衣服，也在家鄉舉辦洋裁講習，吉見女士渡臺之後也繼續練習洋裁技術，可以說文華服裝學院是吉見裁縫學院創立的基礎。

吉見まつよ大約 1927 年(昭和 2 年)左右跟著他的先生遷渡來臺。他的先生是吉見猛，為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英文教師，⁵也是後來的吉見裁縫學園董事長。他們曾經養育了三個小孩，不過三個小孩出生不久過世。他們在臺灣的生活雖然很愉快，但是越愉快越覺得沒有小孩，只有跟先生兩個人的生活，讓她想起失去小孩的悲哀。在這個時候，因為先生在台北第一女學校教書的關係，有人拜託吉見まつよ來指導洋裁技術。⁶吉見まつよ也曾經在第一高女講習科指

² 臺灣教育研究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001。

³ 大澤貞吉，《台灣關係人名簿》（橫濱：愛光新聞社，1959 年），頁 16。

⁴ 根據吉見女士的回憶，當時東京有兩所洋裁學校，一所是「文化服裝學院」的前身，另一所是「文華服裝學院」。文華服裝學院是伊藤棉子老師創立的洋裁學校，伊藤棉子女士曾經在歐洲學習洋裁服裝。

⁵ 吉見猛：1927 年（昭和 2）～1937 年（昭和 12）擔任臺北第一高女教諭，《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頁 264。

⁶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53-58。

導過洋裁，她在回憶錄裡說：「台北第一高女的學生們的家庭環境很好，而且學生皆很聰明、成績不錯、有理解力。」

但是聽到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在演講說：「女學校畢業的女生都生活過得太奢華，老師很擔心也許可能她們將來因為生活習慣太豪華，而無法遇到良緣。」演講邀請了她們學生及母親們。吉見女士聽完此次演講之後，想到她自己應該要創設這些女孩子們可以繼續學習的教育機構。當時能接受教育的女生多為有錢家的女兒，她希望的是更多人能學習洋裁與技藝的學校。由於她本人也是出身於貧窮的日本東北地區，使她覺得該改善年輕女孩太過度奢華的生活，因此吉見女士決心為在臺日本女性第一個創立私立裁縫學園。她馬上訪問山中樵，表達想要創立裁縫學校的理想與原由，山中樵也非常同意創立裁縫學校的想法，然後指示吉見要怎麼設立學校。台北第一高女校長也覺得很有興趣，他幫忙處理官廳的一切手續，因此實際上比她想像的簡單，就實現了設立裁縫學校的夢想。⁷



圖 3-1-1 吉見夫妻在臺灣

資料來源：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54。

⁷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59。

吉見裁縫學園的校舍位在文化住在街新蓋的自宅，增築的約 30 坪的兩層樓房子。關於招募學生，除了從她在臺北一高等女學校講習科帶來的學生 3 名之外，還有幾位新生，總共不到 10 名的學生便開校。裁縫學校取名ファロス

（pharos）裁縫學園，ファロス是紀元前在埃及的燈塔名字，吉見夫妻希望他們的裁縫學校將來像燈塔一樣的角色，以及燈光為目標前進，這是吉見夫妻一起想的校名。學校的方針是對照實際生活，於社會、家庭內都會用得到的實踐教育。吉見女士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希望她的學校應該要有開朗，像家庭同樣的氣氛，鼓勵學生個人的發展，因此學校的教導方式避免採取嚴格校規。⁸

一開始只有招收日本學生的學園，後來馬上有臺灣婦女表示想要就學的意願。臺灣女性申請入學的時候，有些日籍老師反對她們入學，但吉見校長採取歡迎的態度，不反對她們來學習裁縫。剛創立裁縫學校的時候，有些日本學生是來自富裕家庭，對日本東北地區出生的吉見まつよ而言，她們的生活太奢侈，例如所穿的和服是錦緞，洋服則追求最時髦的樣子。中午的便當時間則發現，有些人從高級料理店外送到學校，認真想要學習裁縫技術的學生並不多，大部分的學生因為有閒餘才就學，但是這些學生教養的程度相當高，學校裡面的聊天話題大部分是文學或音樂。⁹

⁸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60、61。

⁹ 竹中信子，《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3 昭和篇「上」》（東京：田畑書店，2001 年），頁 218。



ファロスを表徴する校旗

圖 3-1-1 學校創立當時的校旗

資料來源：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58。

第二節 吉見裁縫學園的經營

因為想要入學的學生逐年增加，開始出現教室不足的問題，然而當下也沒有蓋新校園的資金。不過當時吉見まつよ擔任廣播的洋裁講座工作，也負責舉行青年團或婦人會的洋裁講習會，還有 1934 年 3 月到 9 月，吉見まつよ於《臺灣警察時報》的家庭欄內，連載婦人與兒童的洋裁通信講習，除了這些之外，同年 5、6 月於《臺灣婦人界》連載洋裁教室。因此ファロス裁縫學園的名字被大家認知。有一天她去找信用組合會長商量學校資金的問題，會長馬上接受她的要求。因為該會長也是私立學校畢業，工作後也持續捐款給母校，因此他很了解私立學校在經營上的困難。¹⁰

在ファロス裁縫學園創立第 5 年，即 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 22 日，吉見裁縫學園改建新校舍完成，也成為臺北市政府認可的公認學校，原本的校名「ファロス（pharos）裁縫學園」改稱「吉見裁縫學園」，並舉辦新校舍的落成典禮。當時出席的貴賓有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小松吉久、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¹⁰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63、64、69。

課長松本虎太、臺北市教育課長千葉元枝等¹¹與總督府有關的人物，也出席吉見裁縫學園的典禮。

除了這些官員之外，學校職員以及學生、家長等，出席者約一百名。新的校舍有一百五十坪大小，除了教授課程講堂之外，還有裁縫實作教室、廚房、實習室、試樣室等，建築設備具耐震耐火功能，具備十分良好的就學環境。典禮完畢之後在校園內開始販售學生做的作品。¹²之前專門指導裁縫的吉見裁縫學園，1935 年大規模地改正學則，學則新內容以下：

上課時間一週三十三小時之內

普通科兩年（小學校、公學校畢業程度）

高等科一年（女學校畢業者）

裁縫研究科一年（本校高等科畢業生）

和裁、洋裁速成科各六個月（開放給一般家庭主婦以及其他人士）。

課程內容如下：

必修科目：修身、公民科、和洋裁理論、實習、手藝、家事、關於洋裁的外來語、體操、音樂、數學、國語、圖案。

選修科目：國文、英文、法語、英語會話、毛筆、插花、茶道、料理、音樂。

學費

普通科 44 圓 高等科 55 圓

研究科 44 圓 洋裁速成科 48 圓

和裁速成科 21 圓¹³

¹¹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台北，1937 年，頁 201、230。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湘南堂書店，1937 年，頁 220。

¹² 〈ファロス学園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 22 日，第 7 版。

¹³ 〈面目一新した吉見裁縫学園、私立学校の認可を受け内容も充実して学則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4 月 15 日，第 6 版。

必修科目的部分，跟 1940 年的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科目比較的話，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科目以修身、公民科、國語、英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家事、裁縫、手藝、圖畫、音樂、體操、教育、園藝。¹⁴由此可知，吉見裁縫學園的科目少了英語、歷史、地理、理科、教育、園藝，多了和裁與洋裁理論、以及跟洋裁相關的外來語，反映出吉見裁縫學園是以學習裁縫的技職教育為主要目標，這是跟高等女學校最不同的地方。

學費的部分，因為裁縫學校需要材料的關係，相較高等女學校的一個月 15 元¹⁵，並不便宜。但畢業之後希望就職的學生，可以留在學校繼續就讀技術班，並且當教師助理。學園也為畢業生開設了洋裝部，此洋裝部是為了學生畢業之後實習研究洋裁、和服的裁縫研究以及手工藝品的製造，培養學生的實作能力。在當時臺灣少有私立學校的情況下，有這樣特色的學校，成為臺北市政府認可的公認學校之後，吉見裁縫學園從全臺灣招收新的學生，作為全臺灣如此有特色的學校，吉見女士也更進一步一心一意奉仕學校的教育工作。¹⁶

吉見裁縫學園可說是一所不論年紀大小的婦女皆可來此學習裁縫技術的綜合裁縫學校。另外，吉見學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園裡增設開放給畢業生以及研究生的洋裁店，給予畢業生的實習機會，是為了將來能自行經營個人裁縫店，讓她們在這裡學習洋裁店的經營。

吉見裁縫學園剛改學則的時候，曾有採訪吉見裁縫學園的記錄，我們從這記錄可以知道當時裁縫學園裡的氣氛與學生對學習裁縫技術的感想。

記者訪問臺灣臺北市的一個角落裡，大發異彩のファロス吉見裁縫學園。園長吉見まつよ女士的指導下，從全臺灣來的學生聚齊學習在這

¹⁴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 年），頁 74。

¹⁵ 〈月收三〇〇圓で不足勝な藝姐の家計〉，《臺灣婦人界》11 月號，1934 年，頁 83。

¹⁶ 〈面目一新した吉見裁縫学園、私立学校の認可を受け内容も充実して学則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4 月 15 日，第 6 版。

裡，有令人感動的印象。接近一百名的少女使用裁縫機或裁剪衣料，寫筆記，每個學生在認真上課。這裡的學生都很開朗熱忱。記者感到學生拼命唸書，有未來希望的氣氛。¹⁷

根據《臺北統計書》的資料，1936 年吉見裁縫學園入學的學生有 31 名日本人、41 名臺灣人。¹⁸她們在學校的態度很認真，不像以前居家生活的樣子。

記者問學校的前校名「ファロス和洋裁研究所」的主旨是什麼？ファロスの意思是紀元前埃及的燈塔，吉見女士說明希望此學園將來像燈光同樣放光達到像燈塔一樣的角色，以及燈光為目標前進。將來作為職業前線領導人，或洋裁專家或和服裁縫師活躍的年輕人，我的心覺得很激烈的感動。

創立於 1930 年（昭和 5）4 月的吉見學園已經有 7 年的經驗，為了考慮將來獨立就職的學生設立各種科目，尤其洋裁部是開放給畢業之後繼續學習裁縫的人與將來想自己開洋裁店的人。目前學校有 5、6 名小姐在店裡上班，她們都是良家女兒在洋裁店上班。僅在吉見裁縫學園可以看到良家女兒上班的樣子，她們為了自己的將來努力中。¹⁹

吉見裁縫學園的女學生獨立經營一家店鋪。從《臺灣婦人界》記者的描述可知，吉見裁縫學園的女學生很認真，很專心也很開心的上課，在臺灣也許只有吉見裁縫學園才看得到這麼開朗活潑的女孩子們。

¹⁷ 《臺灣婦人界》，1936 年(昭和 11 年)11 月號，頁 38。

¹⁸ 《臺北統計書》，1936 年。

¹⁹ 《臺灣婦人界》，1936 年(昭和 11 年)11 月號，頁 38、39。

洋裁店的大家都很開朗，主任大概式子小姐、室屋都小姐、川村砂子小姐、渋谷多美子小姐等，店裡的人都對工作很認真熱血。她們翻譯從國外進口的婦女時裝樣本，研究如何裁斷能適合日本人的身材。日本已經過了模仿外國人的時代，洋裝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久輕便的西式服裝成為一般民眾的服裝，設計好適合日本人的事務制服，日常生活服亦是可能會替代以前日本人穿的和服，可能會有這樣的時代。

有些人造謠說吉見裁縫學園是『有錢家女兒的學校』，但實際上這些良家女兒們自己經營一間洋裁店，而且經營得越來越好。記者目前很少看到這樣的洋裁店，因此決定此次來訪問吉見裁縫學園。她們被訪問中也不停止工作，她們真了不起，記者認為可說最近的年輕女子的模範。她們說：「我們店家並不是為了商業買賣，因這裡就是我們的研究所，而在這裡做的衣服都能花很多時間，也能使用很好的材料。因此我們會受到的評價為衣服很時髦、堅固，穿起來很適合個人等等，這是當然的。因為我們依客人的要求設計衣服。在這裡工作最開心的理由是製作最適合客人的衣服。我認為上班原本的意義就在自己心裡要開朗，當然有時候覺得上班很辛苦，不過我還是很喜歡上班做衣服，因此我個人十分滿意目前的工作。」

「什麼衣服都給我們做吧，我們使用的布皆為從日本進口的，可以選擇喜歡的布。」「如果你趕時間，我們會感到困擾，因為我們店有許多工作要一個接著一個。要是你趕時間我們會盡量早點完成的，但我們不是一般的店家，不花很多勞力與時間不行。」有人說婦女就業之後個性變粗，失去女性的樣子，但記者認為那是個人的問題。我在吉見裁縫學園看到近代婦女的模範生，她們上班中涵養修身，前進將來，感到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喜悅。²⁰

²⁰ 《臺灣婦人界》，1936年(昭和11年)11月號，頁39-40。

在一般社會中婦女能活躍表現的範圍不大的時代，吉見裁縫學園的女學生們這麼生動活潑的原因是，她們在學校生活中體認出女性自身的價值，以及對生活、工作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再者，在必修課中有外來語等科目，是因為她們要在研究如何裁剪適合日本人的洋服，而必須閱讀外文書，尤其是她們的時代就是開始接受洋服穿著的第一代。吉見裁縫學園是一間很時髦進步的裁縫學校，因此受到大眾的注目，《臺灣婦人界》雜誌也來到學校採訪。

學校在昭和 10、11 年，連續兩年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招生廣告，以下介紹 1936 年（昭和 11 年）的招生廣告。

吉見裁縫學園招生中，班級有以下四種：

普通科、高等科、和裁專修科、洋裁速成科

以上四種班級，入學申請期間到 4 月 1 日為止。利用市內公車、火車上學的學生有學生優惠。我們學校是專業學校，但從 2 月開始為加強課程內容，而從東京邀請兩名老師，是東京女子美術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渡邊（和裁老師）持木（刺繡老師）。²¹

招生內容與 1934 年沒有很大的改變，雖然吉見學園是一所私立裁縫學校，但學校努力邀請新老師，不斷加強課程內容，而且她們的老師都是優秀的專業老師。因為私立學校入學規則較有彈性，公學校畢業後家庭環境不那麼富裕，但成績不錯的女學生，可以到吉見學園學習裁縫的技術，對幾乎沒機會上高等女學校的女子來說，吉見裁縫學園像是她們的高等女學校。

就像前三重客運、首都客運董事長，生前有台灣「客運教父」之稱的李炳盛妻子陳鳳藻女士，自公學校畢業之後，因為成績優秀，考上第三高女（現在

²¹ 〈吉見學園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昭和 11 年）2 月 26 日，夕刊第 2 版。

的中山女中)，但是因為家庭難苦，因此只唸了一學期，就沒有再繼續唸下去。在家裡幫忙了大約兩年的時間之後，她為了想學手藝，在 1937 年（昭和 12 年）到吉見裁縫學園學習裁縫，也因此練就了好技術，經過一年苦學，陳鳳藻從洋裁學園畢業，開了一間洋裝店。在貧乏的年代，好的手藝多少能夠掙錢補貼家用。²²

陳鳳藻是應該是上了一年的洋裁速成科。吉見裁縫學校的部分臺灣女學生可能因為家庭或升學的問題，無法上高等女學校，轉而至私立的學校唸書，因此吉見學園一開始的時候，以日籍女性為主，但過了幾年之後，入學的學生大部分是臺灣女性。對於這個現象，吉見院長認為可能是皇民化的影響，因為很優秀的女子來上課，因此大眾對吉見裁縫學園的印象相當好。

另外一位周佩芳女士，也是就讀起初被稱為速成課，之後改名成專門部的畢業生。周佩芳是出生於嘉義的名門望族，家庭環境非常好，幼稚園到女學校都在日本人的學校就讀，高等女學校畢業之後，進入吉見裁縫學園的專門部。戰後，她因學習裁縫的背景，得以擔任嘉義高校的家政科老師，但是，因為戰後她的母親過世，日本朋友及老師都回去日本，每天感到寂寞，使她常常回來台北看懷念的母校。有一天，周佩芳在台北的書店發現有日本的書，恰好裡面有介紹吉見園長設計的蕾絲作品。她馬上打電話出版社詢問吉見園長的地址，而她們開始寫信往返聯絡。

圖 3-2-1

1958 年周佩芳女士與吉見まつよ女士。

資料來源：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175。



²² 鄭益浚採訪整理，《車窗風景：李炳盛的人生歲月》，出版社出版年不明，頁 52。

周佩芳知道吉見園長還健在，吉見裁縫學園也在宮城縣重新設立，而她也開始想去日本重新追求新的洋裁技術的念頭。她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取得留學許可，回到懷念的吉見裁縫學園學習。²³上圖 3-2-1 為當年她們的故事刊載日本東北地區的《河北新報》，標題為「台灣的一位小姐跨海再見以前的老師」。

表 3-2-1 是吉見裁縫學校學生的人數變動。一開始沒有任何臺灣學生的學園，到了 1938 年(昭和 13 年)的時候突然增加了台灣學生。因為沒有關於學生人數的資料，而不能判斷準確的理由，不過可以觀察到隨著吉見園長知名度擴大，吉見裁縫學校也被大家所熟識，因此皇民化運動開始的 1938 年鼓勵女孩子去學校上課，確實有許多台灣女孩子申請該校，而且吉見園長也希望臺灣的女生多多來上課，因此有 1938 年突然增加臺灣學生。另外，也許女學生的父母親認為學得一技之長可以貼補家計，或是取得好姻緣，也就是學習具有實用性的教育取向，因此才讓吉見學園有更多女性的臺籍學生。

表 3-2-1 吉見裁縫學園教師人數 (1935~1941)

年度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教 員	日	7	6	5	10	12	11	12
	台	1	0	0	0	0	0	0
合計		8	6	5	10	12	11	12

²³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174-176。

表 3-2-2 吉見裁縫學園入學、退學及畢業者(1935~1941)

年度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入學者	日	59	31	32	30	35	43	49
	台	20	41	48	113	106	125	120
合計		79	72	80	143	141	168	169
休學者	日	33	8	-	-	8	5	5
	台	10	8	-	-	22	21	27
合計		43	16	-	-	30	36	32
畢業者	日	23	16	21	38	22	41	40
	台	6	25	34	98	88	74	91
合計		29	41	55	136	110	115	131

資料來源：〈各種學校教員及生徒〉及〈各種學校生徒異動〉，《台北州統計書》1935~1941 年。

從表 3-2-1 可知，除了 1935 年(昭和 10 年)的一位台灣籍教師之外，教師皆是日本籍教師。1935 年以後，吉見裁縫學園完全是由日本教師進行教課，且教員的人數不斷增加，如 1938 年（昭和 13 年）的時候，跟前一年比起來有兩倍之多。這一年台籍學生也增加一倍，因此可以說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教師也增加。

吉見裁縫學園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時日本籍學生佔台灣籍學生的一倍以上，不過休學率也相當高，入學一半以上的日本籍學生休學，畢業生的人數也不多。當時的女學生或許有入學之後結婚，就不能繼續上學的情形。1935 年

（昭和 10 年）改正學校規則的隔年 1936 年（昭和 11 年），台灣籍學生超過了日本籍學生。也許因為學校改正學則，而學校上課的內容像一般女學校，遇到升學問題的臺灣籍女學生來到吉見裁縫學校，她們把裁縫學校當做一個公學校畢業之後的升學管道。1936 年的休學率也大幅減少，隔一年就出現很大的差異。另外，我們會注意到 1938 年（昭和 13 年）時臺籍學生大幅增加，根據該年的資料，吉見裁縫學園積極辦理義賣會，也就是說跟地域住民大大增加接觸的機會，也許可能這些義賣會作為吉見裁縫學校的宣傳活動。1938 年（昭和 13 年）之後，學生大多數為台籍學生。但是退學者也不少，尤其是隨著臺灣籍的學生增加，退學者也大部分是臺灣籍學生。

第三節 戰爭時期的學校發展

在戰爭時期的日本國內，如何改革女性服裝以符合後方所需，當時成為熱門的話題，在制定所謂男性國民服的延長線上，婦女標準服的制定亦引發各種爭論。²⁴吉見裁縫學園在戰爭時期負責研究臺灣本島的服裝改善，身為院長的吉見まつよ為裁縫專家，而且學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教授裁縫技術，所以在戰爭時期他們很積極參與了服裝改善的問題。在 1938 年（昭和 13 年）3 月 30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吉見裁縫學園將在 4 月 2、3 日舉辦學生的作品義賣會以及展覽會。展覽會有陳列配合時局的廢物再利用品，還有油畫的手提包等。而展覽會的銷售金所得皆以做為國防獻金捐款。此次展覽會結束一個禮拜之後，報紙上再報導說，他們的展覽會大受歡迎，總銷售金 300 圓皆要捐款，15 日當天吉見學校向軍事司令部報名捐款。²⁵隨著戰爭時局更濃厚，吉見裁縫學園也逐漸進入戰備時期，1940 年（昭和 15）10 月 26、27 日，吉見學園開始舉辦新體制服裝展覽會。

²⁴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7 期，2009 年，頁 33。

²⁵ 〈吉見裁縫學園バザー〉，《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昭和 13 年）3 月 30 日，第 11 版。

我們國民為了改善生活習慣，應該從衣食住的角色來解決問題。

台北市內東門町檢查所對面的吉見裁縫學園提到衣料方面的問題，26、27 日的兩天展覽適合時局的服裝。是因為前幾天學校開服裝改善座談會，想再顯示讓大家看做好的東西，實在很有趣的展覽。兩天的展覽會裡面有廢物更生作品以及上一次座談會的要項，一般家庭婦人可以參考如何改善衣裝。²⁶

1940 年(昭和 15 年)11 月 8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也曾報導吉見學園在上個月所舉辦的改善服更生服展覽會，3-3-1 圖為當時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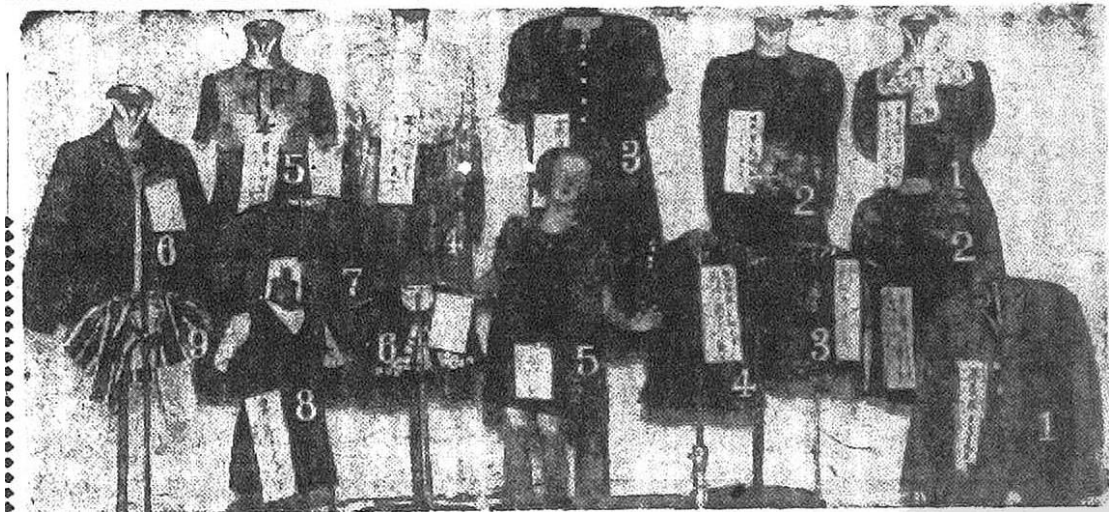


圖 3-3-1 改善服更生服展覽會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昭和 15 年)11 月 8 日，夕刊第 3 版。

這些展覽會給予地區民眾的影響很深刻，從服裝改善日常生活，這就是吉見院長的精神主張，不僅學生，就連地區民眾也團結起來，一起準備戰爭時期的生活，鼓勵改善戰爭生活下的服裝穿著，就是私立裁縫學校奉獻國家的方式。

²⁶ 〈更生洋服〉，《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昭和 15 年)10 月 26 日，夕刊第 3 版。

除了改善服裝的問題之外，吉見裁縫學校也配合著戰局修改上課內容，從事作業服務。圖 3-3-2 為作業中的學生，如修繕衣服、製做千人針及耕作地瓜。



圖 3-3-2 吉見裁縫學院的學生

資料來源：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航》，頁 108、109。

戰爭時期下的女學生做慰問袋、千人針鼓勵戰地的士兵，再來因為食物配給的惡化，她們自己也需要出來開墾田地，學習研究裁縫的學校生活受到很大的改變。

由於戰爭爆發，日本與中國、西方國家成為敵對關係，而在臺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臺灣服、洋服皆源自敵對國家。因此 1930 年代後期，基於廢止奢侈以及國家認同因素，日本當局開始推動各式各樣的改良服。²⁷根據洪郁如的研究，戰爭時期對於臺灣的女性服裝，在標準服出現之前，皇民化運動中呈現日本化和除去中國的兩個重要方向。²⁸但是推廣穿著和服的日本化並沒有成功融入臺灣人的日常服裝習慣之中，因為和服不適合亞熱帶臺灣的氣候，也需要使用大量布料，價格也昂貴等的理由。²⁹另外，為了除去中國化，婦人服的改善有兩個重

²⁷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頁 230。

²⁸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頁 35。

²⁹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頁 41、42。

點，第一是中國式的鈕扣改成按扣或是西式鈕扣，第二是旗袍腿部縫合為裙狀。³⁰但是戰爭時期真正需要的女性標準服比較偏於實用取向，因為戰爭強制女性也要參與公共領域、防空演習、避難、勞軍等的活動。³¹

對吉見まつよ來說，服裝改良運動的推行是她很積極著手的問題，尤其是女性標準服的樣式，1941 年（昭和 16 年）的時候受到厚生省社會局的委託，收集相關資料並著手設計。因為臺灣有特殊性，必須使在臺灣的日本人、臺灣人、原住民等的生活一致，沒有隔閡。當局希望臺灣民眾可以藉此改良服，革新自己的生活，並使皇民化程度得到提升。³²

1941 年（昭和 16 年）3 月 19 日，吉見まつよ到日本去，因為厚生省婦人服研究會注意到關於本島服裝改善運動，所以邀請吉見女士出席 19 日在東京舉辦的厚生省婦人服研究會。吉見裁縫學園在研究改善服以及婦人國民服等其他服飾得到優秀的成果。厚生省婦人服研究會注意到院長吉見まつよ，她為了廢止奢侈改製成簡單衣服的努力，並且了解本島婦人界的情況。³³

對於改善服裝的問題，吉見まつよ特別強調婦女的服裝改善，在 1941 年（昭和 16 年）8 月的時候，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言，認為應該從南方啟發服裝改善。吉見まつよ確信從專門研究服裝改善，可以加入到生活改善運動，她認為：「與男性的國民服一樣，社會注意到婦人衣服的問題，我想跟南方政策互起作用，從南方進行服裝改善，已經思考了很多。我照顧過許多子女，從此經驗而言，需要更多精神教育的督導。幸好我正在擔負教育她們的責任，之後會繼續加強中階層人物的參與。」³⁴。過了大約四個月的時候，吉見まつよ表示：

³⁰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頁 37。

³¹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頁 46。

³² 〈袖丈を短くして活動性を第一目標 女性の服装改善眼目〉，《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 年）5 月 23 日，夕刊第 3 版。

³³ 〈吉見女士近く上京〉，《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 年）3 月 10 日，第 3 版。

³⁴ 〈服装改善も南方から、吉見女史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 年）8 月 8 日，第 3 版。

關於從來於厚生省社會局進行的婦人國民服，最近決定其試作要項。因此從一般民眾募集按照其要項的試作品。對於婦人服改善的問題，對婦人來說很緊急的事情。但是一般婦女對服裝的問題沒什麼興趣的樣子，也許會有人覺得只交給專家就會完成的，但我們不該不關心自己穿的衣服。尤其臺灣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樣式，因此為了適合各種的生活樣式，也要適合臺灣的氣候風土，想要做出這樣的衣服，應該各方面的婦人對照自己的生活體驗思考的比較好。當然要對照厚生省的要項，但臺灣應該要更考慮將來臺灣以外的南方發展，重點要放在南方也適合的服裝。³⁵

同年 1941 年(昭和 16 年)10 月，吉見女士當選厚生省服裝改善委員³⁶。吉見まつよ在 1940 年代，除了參與服裝改善之外，1942 年（昭和 17 年）12 月至 1943 年（昭和 18 年）2 月，也曾在《民俗臺灣》連載台灣傳統服裝的研究解說，後來在 1944 年（昭和 19 年）1 月，又寫了篇有關臺灣服的服飾解說。

吉見裁縫學園努力研究適合時局的衣服，是為了配合時勢的要求，而為鞏固學校的基礎，吉見裁縫學園也在 1943 年(昭和 18 年)7 月的時候成為法人財團組織，並將校名改為「吉見技藝實踐學校」，上課內容分成專門部與女子部。校長吉見まつよ對這次的法人財團組織化表示意見：「我們的方針就是好好指導戰爭過度期的裁縫，貢獻國民的服裝生活，但希望培養有特色性的裁縫教員，不僅指導臺灣，也到南方進出發展。」³⁷

當時臺灣人的服裝是大家關心的話題，是因為日本政府想要推行皇民化，臺灣也要跟日本統一化，除了精神方面以外，外表也要像日本人。1940 年（昭和 15 年）1 月的時候，日本已制定所謂男生要穿政府規定的國民服，但是女性

³⁵ 〈婦人国民服の試作、南方に適したものを〉，《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 年）7 月 24 日，夕刊第 2 版。

³⁶ 〈吉見女史厚生省服裝改善委員に選ばれ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 年）10 月 11 日，第 3 版。

³⁷ 〈吉見裁縫學園、財団法人組織に〉，《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昭和 18 年)7 月 3 日，夕刊第 2 版。

沒有政府規定的服裝，因此常被討論婦女的時局服裝問題。³⁸吉見まつよ以裁縫學校院長的身份，很積極參與服裝的改善問題，也可以說服裝改善就是最能發揮她的知識。



圖 3-3-3 吉見院長設計的婦女改良服

資料來源：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105。

吉見院長設計的婦女改良服，左邊是改良適合活動的和服，中間是上下分開的活動衣，右邊是洋服的活動衣。

不過這些標準服在臺灣的普及程度相當有限，雖然各種報紙雜誌討論了很久的婦女標準服，但最後臺灣的女性選擇的與日本女性一樣，就是燈籠褲。1944 年之後報紙雜誌上也幾乎不見關於標準服之報導。³⁹吉見院長設計的改良衣服，到最後沒有被臺灣女性選擇穿上，但是吉見院長的研究多少有影響到臺灣社會。

到了戰爭末期，因為吉見裁縫學院的地址在兵舍後面，因此受到空襲的災害。吉見まつよ回憶，當時每天卻感到生命危險，因此她們讓學生先疏散到沒

³⁸ 若桑みどり，〈軍国の女たち 戦争・暴力と女性〉收入，早川紀代，《戦時体制下の女性達》（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頁 200。

³⁹ 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頁 50。

有空襲的鄉下，學校也暫時停課。但是吉見まつよ與家人留在台北守護學校。當時因市內的醫院關閉，醫師都在學校治療受傷的人，裁縫學校變成醫院。後來每天來到講堂的醫師也都疏散，只剩下院長一家人。吉見まつよ遇到好幾次危險，空襲也越來越嚴重，台北市區主要的建築物都被炸掉，她的想法也逐漸出現改變，就是學校院長活下去才能守護學園，暫時讓學園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才對。因此她馬上在汐止的山莊蓋疏散家屋，借租附近小學校當做疏散學校，不過決定要去汐止的時候，聽到「玉音放送」廣播才知道日本戰敗，戰爭終於結束了。⁴⁰

⁴⁰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頁 109 - 114。

第四章 裁縫機在臺灣的發展

關於洋裁，不可或缺的東西就是裁縫機。裁縫機並不是什麼種類的衣服都可以縫製，裁縫機不太適合使用在和服製造，因為和服的洗衣方法是將縫紉好的部分都解開才可以洗，因此使用裁縫機的話，縫線太硬，解開的時候太麻煩。手工的縫線反而較容易解開。由此可知，裁縫機主要使用於洋裁。

裁縫機是為了洋裁發明的機器，隨著服裝的變化，臺灣也出現裁縫機的存在。關於裁縫機，全世界最大的裁縫機公司「勝家裁縫機公司」(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1900 年（明治 33 年）在日本開兩家分店，那麼在臺灣何時開始出現裁縫機？大家如何認識裁縫機的存在？在學校方面，他們在課堂上的裁縫機利用如何？1941 年（昭和 16 年）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後，一般民眾的服裝開始出現很大的變化，大家開始穿國民服與燈籠褲，是比較像洋服的服裝。因此我們也要注意，服裝變化最大的戰爭時期。因為本文認為教授裁縫的地方不僅在學校，像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的職業介紹所開放給台灣的戰爭遺族婦女，她們的工作內容較多屬於洋裁技術，那麼她們的裁縫機使用狀況如何？本文各節將依照如上討論行文，此外，也試著了解裁縫機與洋裁的關係。

第一節 裁縫機的移入

（一）勝家裁縫機公司在亞洲

19 世紀中葉開始出現成衣產業的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着手裁縫機的開發，美國的裁縫機公司已經進入競合狀態。到了 20 世紀之後，裁縫機的世界市場大概分成以下三個，第一是美國勝家裁縫機公司，第二是德國製，第三為其

他。其中美國的勝家裁縫機公司，日文以シンガーマニファクチュアリングカンパニー（Singer Manufacture Company）1900 年（明治 33 年）的時候全世界佔七～八成的裁縫機市場，其中約八成主要是家庭裁縫機，大部分是女性使用。¹勝家裁縫機公司倫敦分店在 1883 年（明治 10 年）為了在上海開設販賣所，把勝家裁縫機的員工派遣到上海。根據事前調查，上海的洋裁店與西方國家一樣，他們也會使用裁縫機。然而一般民眾對異國文化很有偏見。因為鴉片戰爭結束之後，清國排外的政治風氣，且和日本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開國之後的服裝變化，日本開國之後普及西裝與洋裝，但而在清國看不到服裝變化。因為清國傾向於拒絕從美國、歐洲輸入的機器，而導致勝家裁縫機公司在清國的商業活動非常辛苦，因此 1888 年（明治 15 年）6 月勝家裁縫機公司決定關閉上海的分店，放棄在清國的市場開拓。相較於較早適應西方服裝，想要脫亞入歐的日本國變成勝家裁縫機公司在亞洲的重新出發點。²

勝家裁縫機公司關閉上海分店的隔年，1899 年（明治 32 年）日本政府撤廢居留地貿易，國外企業開始在租界之外也可以貿易，因此在日本國內大量地增加外國企業的分店，其中一個外國企業就是勝家裁縫機公司。勝家公司於 1900 年（明治 33 年）登陸日本，選擇在神戶和橫濱全日本最多外國人的居留地，開設日本第一家勝家裁縫機公司分店。³

勝家裁縫機公司的販售範圍除了先進國家，也包含他們的殖民地，因此 1895 年（明治 28 年）起續日本統治的臺灣，除了從國外輸入的裁縫機之外，很可能也開始有裁縫機販售。在臺灣，勝家裁縫機公司第一家分店，設立於 1904 年（明治 37 年），當時臺灣的勝家裁縫機公司店都屬於日本的分店，日本的支店總支配部在神戶市京町，地址於臺北市本町 2-60，店主任是丸毛喜代藏，資

¹ 岩本真一，〈ミシンのグローバル性と東アジアの衣服産業〉《東アジア經濟史研究第一集 中国、韓国、日本、琉球の交流》（大阪：大阪經濟大学日本經濟史研究所，2010 年），頁 149、151。

² 岩本真一，〈ミシンのグローバル性と東アジアの衣服産業〉，頁 157、158。

³ 岩本真一，〈ミシンのグローバル性と東アジアの衣服産業〉，頁 159。

金為美金一千圓，勝家來到臺灣的目的是裁縫機的販賣及出租。⁴由此可知，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不到十年之內，勝家裁縫機迅速進入到新的市場，可以確認最早在 1904 年（明治 37 年）的臺灣就已出現裁縫機公司分店。

（二） 勝家裁縫機公司在臺灣

目前可確認勝家裁縫機第一次出現在媒體的時間是 1906 年（明治 39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該報曾介紹日本勝家裁縫機裁縫女學院的上課內容與其實用性：

東京麹町区有樂町勝家裁縫機裁縫女學院，上課內容如下

普通科三個月（學費一圓）

高等科（學費一圓五十錢）

研究科（學費一圓五十錢）

上課內容分類如上，基本上上課的時候都會使用裁縫機，第一次上課的時候教你怎麼鎖扣眼、接著教襯衫、棉褲、圍嘴兒、小孩的帽子以及洋服的裁縫方法。普通家庭內所需要的基本裁縫技術、家庭副業所需要的技術，上完普通課與高等課的六個月就學會。學生總共 45 個人，以上層階級的婦人為主。裁縫機還有分月付款銷售，很適合當嫁妝。⁵

裁縫機裁縫女學院不僅教授裁縫機使用法，也教導基本的洋裁知識。三個月的課堂內可以學習裁縫機的使用法，以及裁縫機所製造的一些實用品。對婦女而言，若自己能做一家人的衣服，可以省下不少錢，對家庭的幫助相當大。其實，1907 年（明治 40 年）可以看報紙的婦女可能沒那麼多，但勝家公司利用報紙刊登廣告，逐漸讓民眾認識裁縫機的存在。不過，勝家裁縫機公司真正的

⁴ 杉浦和作，《台灣會社銀行錄》（台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 年），頁 162。

⁵ 〈ミシン裁縫女学院後記〉，《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明治 39 年）11 月 2 日，第 3 版。

目的不是在於教授裁縫，他們真正的目的在於上完三個月或六個月的裁縫課之後，賣給學生裁縫機。

1909 年(明治 42) 3 月 27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首次出現，臺灣的勝家裁縫機裁縫講習所正在募集學生的廣告。

募集講習生

「勝家裁縫機裁縫講習所從四月五日開始裁縫機裁縫講習所。詳細的說明請來到本講習所。

台北市北門町二丁目二十三番戶

美國勝家裁縫機會社台北支部裁縫機裁縫講習所」⁶

我們可知道 1912 年（明治 45 年）的時候，勝家裁縫機公司在臺灣開始經營裁縫機講習所的情況。不過招生的廣告並沒有寫清楚課程設計的內容。

1912 年（明治 45 年）勝家裁縫機公司開始在報紙刊載裁縫機販賣的廣告。

發賣裁縫機

裁縫機在國外非常的流行。最近我國一般家庭也開始愛用裁縫機。勝家裁縫機公司不只在內地或各地區，我們到殖民地也設備支部，開設分店，我們現在努力擴大販賣區域。台北也設置支部，開始免費給各家庭使用，希望大家體驗裁縫機之後，知道裁縫機有多方便。⁷

在廣告中強調，裁縫機非常受到婦女的歡迎，勝家來到臺灣已經過了一陣子，裁縫機已經是婦女之間的流行之一，因此他們的裁縫機講習所也漸漸擴大。對於他們裁縫機講習所，1917 年（大正 6 年）5 月 18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有刊載，謂臺北府前街的勝家裁縫機公司，為了解決住在鄉下的學生之經濟負擔，特別設置學生宿舍。其裁縫講習所也開始教授簡易的和裁與洋裁剪裁

⁶ 〈ミシン講習會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明治 42 年）3 月 27 日，第 6 版。

⁷ 〈ミシン機械の發賣〉，《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明治 45 年）5 月 20 日，第 5 版。

方法。為了學習裁縫機技術，從臺北之外的地區過來臺北的人也不少。不管都市、鄉下，臺灣島內的婦女對裁縫機很有興趣，裁縫機吸引了全臺灣的婦女。

⁸1919 年（大正 7 年）8 月的時候，因為臺灣的勝家裁縫機公司的事業日益發展，也打算在臺灣設立支店（經銷商）。由此可知，勝家裁縫機公司在臺灣的推廣非常成功。

不過因為當時的裁縫機是奢侈品，一台家庭用裁縫機大約兩百圓，⁹所以並不是一般民眾想買就買得到的東西，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也經常看到，裁縫機被偷走的事件。¹⁰根據王慧瑜〈日治時期台北地區的物資生活〉的研究，對中上階層而言，臺北地區日本紳士平均每人每天生活費為 2.8 圓，臺灣紳士則為 3.6 圓¹¹，兩百圓的裁縫機大約等於他們三個月的生活費，從此可知當時的裁縫機是相當昂貴。因此勝家的販賣對象是經濟環境不錯的家庭，月薪七十圓以上以及有小女孩的家庭。他們設定在每人口一千人的地區，標準要販賣五台裁縫機。各分店有主任一位及其他幾個販賣員。在主任之下的販賣員編組成一團，在販賣目標的地區內挨家挨戶地進行詢問說：「無論如何請使用一個星期，若有任何不方便，我們一個星期之後拿回去。」之後把裁縫機送交客戶，而其隔天就開始派分店直屬的裁縫機老師來家裡教怎麼使用裁縫機。家裡如果有小孩就做衣服給他們，根據勝家裁縫機的經驗，大概十分之八、九成的家庭都會購買裁縫機。¹²勝家用其販賣方法，一直擴大裁縫機的販賣地區，後來勝家裁縫機公司的販賣範圍擴及臺灣全島，全島分成北部、中部、南部三個地區。臺灣的各分店把每週的營業報告給日本神戶總支配部，也要報告給台北支配部。¹³

⁸ 〈シンガーミシンの擴張〉，《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大正 6 年）5 月 18 日，第 2 版。

⁹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に就て〉，頁 60-73。《臺灣稅務月報》273 號，1932 年(昭和 7 年)，頁 64。

¹⁰ 〈ミシン機械の盜難〉，《臺灣日日新報》，1909(明治 42)11 月 14 日，第 4 版。

¹¹ 王慧瑜，〈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資生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2。

¹²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に就て〉，頁 64。

¹³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に就て〉，頁 63。

以下圖 4-1-1 是在屏東攝影的勝家裁縫機公司分店，可以看得到兩台裁縫機在店前，再來他們店面掛三個很大的招牌，令人很感興趣。除了招牌之外，還可以看到社員募集的廣告牌。

圖 4-1-1

屏東勝家裁縫機公司分店。

資料來源：《屏東旗山潮州恆春東港五郡大觀》

（屏東：1933 年 5 月）

《臺灣百年寫真／GIS 資料庫》



雖然勝家裁縫機公司受到臺灣婦女的歡迎，但他們公司的經營與販賣方法經常出現問題。在經營方面，他們員工的離職率相當高，因為員工的勞動條件並不是很好，大部分的員工成功賣出裁縫機，或收款後才拿到薪水。1932、33 年（昭和 7、8 年）的時候，在日本發生過勝家裁縫機員工的罷工事件。在販賣方法方面，《台灣稅務月報》在 1932 年（昭和 7 年）的時候，報告說勝家裁縫機的貸款方式有問題，因為許多人利用分期付款，消費者首先要付二十圓的定金，其後各月五圓，花三年多的時間付款。但是他們的契約內容很嚴格，已經賣出去的裁縫機的所有權，得三年付款完全後才移轉到消費者，若中途放棄付款，已繳納的錢會被認為是裁縫機的使用費，不歸還消費者。¹⁴

¹⁴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芳に就て〉，頁 64。

因此他們的契約有相當的風險，昭和初年經濟不景氣時出現許多付不起貸款的人，如 1931 年（昭和 6 年）高雄廳的裁縫機販賣數有四百台，但其中有三十餘台的裁縫機被解約。¹⁵此外，在 1924 年（大正 13 年）10 月 16 日的時候，在臺灣島內也發生過貸款問題，住在台南市的石白在，從朋友那邊買了一臺價值一百圓的裁縫機，不過因為他的房子在整修中，所以先放在朋友家。過了幾天之後，勝家裁縫機的員工來找裁縫機，竟然直接把裁縫機帶回公司，石白在後來才知道賣裁縫機的朋友沒有付完貸款就賣給他。總之，勝家裁縫機的月付貸款方式含有不合理之處，此外，在販賣方法方面也出現一些糾紛。¹⁶

（三）國產裁縫機的登場

自 1930 年代起，受到戰爭的影響，日本國內開始鼓勵推動國產品的開發與使用。¹⁷其實在 1920 年代末至 30 年初期，少數日本國內的公司已開始開發自己的裁縫機，而且賣出不少台裁縫機。知名公司也相繼投入裁縫機的生產，這當中包括三菱、安井（後來的 Brother）、パイン(Pine)（後來分成パイン與蛇の目 Janome（車樂美））。三菱會社自 1931 年（昭和 6 年）起即開始生產裁縫機。安井會社則是從 1905 年（明治 38 年）著手修理裁縫機，並在 1925 年（大正 14 年）之後製造裁縫機的零件，之後在 1932 年（昭和 7 年）末開始生產裁縫機與開設工廠，至於パイン 1921 年（大正 10 年）創立，過了幾年的試做後，在 1929 年（昭和 4 年）試作品成功。安井裁縫機為了擴大他們的產品推銷網絡，錄取了勝家裁縫機員工罷工的領導人山本東作。他的販賣技術知識使安井（後來改名 Brother）變成日本最成功的會社之一。¹⁸因為勝家裁縫機的工作待遇並不是

¹⁵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芳に就て〉，頁 67。

¹⁶ 〈ミシン機械の 月賦梯ゴタク〉，《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大正 13）10 月 16 日，第 2 版。

¹⁷ 岩本真一，〈十九世紀後半～二〇世紀前半の日本におけるミシン普及の趨勢と経路—マルクスのミシン論に触れて〉，《經濟史研究》第 11 号（大阪：大阪經濟大学日本經濟史研究所，2008 年），頁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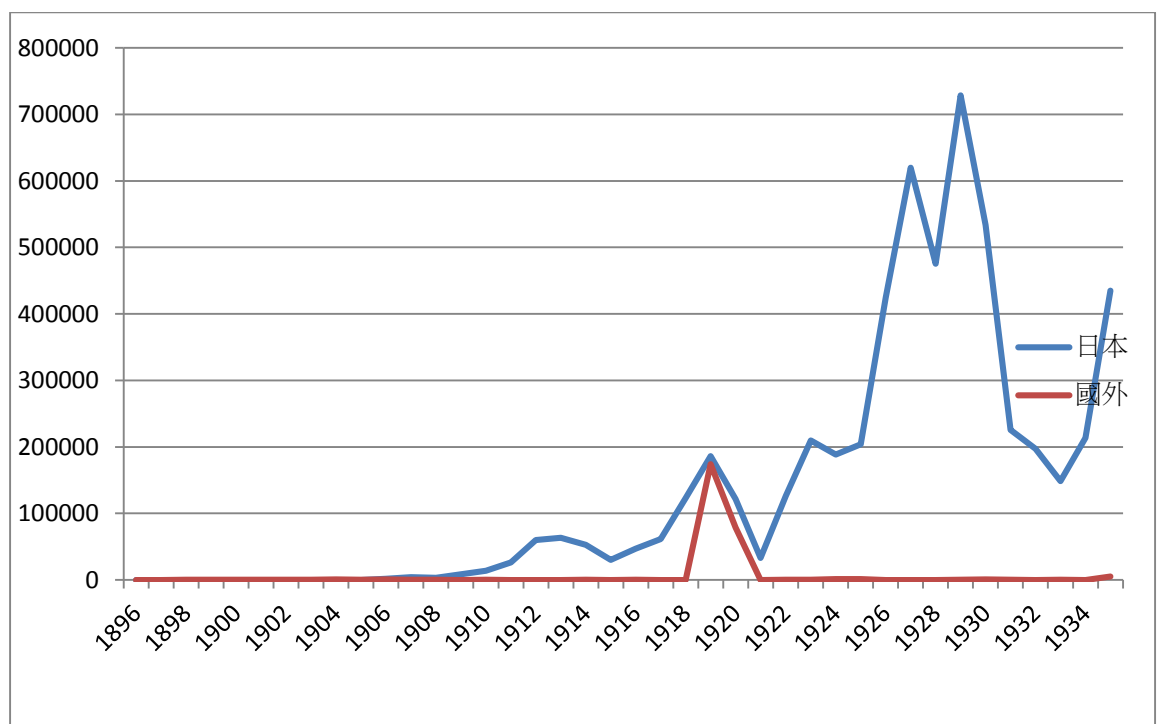
¹⁸ アンドルー・ゴードン、大島かおり訳，《ミシンと日本の近代消費者の創出》，頁 162、163。

很好，很多員工開始罷工，甚至離開公司，剛好這些離開勝家裁縫機的員工的技術知識幫助國產裁縫機的發明。

如此日本國內 1920 年後期至 1930 年初期開始國產裁縫機興起，戰爭體制下的臺灣也是推進國產的裁縫機。表 4-1-1 是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中的日治時期臺灣裁縫機、同部分品以及附屬品進口的價值。

表 4-1-1 日治時期臺灣裁縫機、同部分品以及附屬品價值（1896-1934）

（單位：圓）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台灣貿易四十年表》（台北：台灣總督府財務局，1936 年）。頁 296、659。

臺灣裁縫機同部分品以及附屬品，幾乎都是從日本進口的。勝家裁縫機公司的臺灣販賣店也是在日本神戶的本店之下，因此國外的裁縫機首先進到日本之後，再來進到臺灣的可能性相當大。另外，也能知道 1920 年後期到 1930 年

初期的關於裁縫機的東西進口價值相當增加，也許可能日本國產裁縫機的影響。

那麼，國產的裁縫機到底什麼時候引進到臺灣？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可以看到，1930 年（昭和 5 年）開始推廣國產的裁縫機的情況。

在臺北商會販賣「パインミシン」認為優良國產品選定的裁縫機獨自販賣，連細部零件都沒有使用國外品，價格只有國外製造品的四分之一。」

19

國產的裁縫機最大的特色是「平價」，報紙上說國外製造的裁縫機「勝家裁縫機」1932 年（昭和 7 年）的價格約一百九十五圓²⁰，而國產裁縫機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價格，讓大家覺得非常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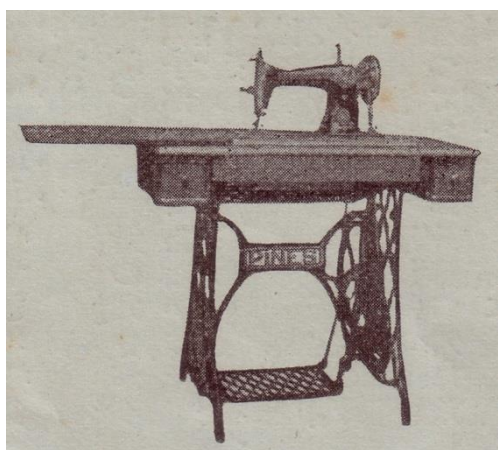


圖 4-1-2 右 1921 年（大正 10 年）國產第一號手搖式裁縫機 30 円。

左 1929 年（昭和 4 年）腳踏式裁縫機 145 円

資料來源：蛇の目ミシン工業株式会社創業 90 周年記念サイト，

<http://www.janome.co.jp/90th/>，下載時間 2014 年 2 月 8 日。

1933 年（昭和 8 年）又出現新的國產裁縫機「スターミシン」的廣告：

¹⁹ 〈臺北商會でパインミシンの發賣〉，《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昭和 5 年）9 月 10 日，第 7 版。

²⁰ 長谷川長榮，〈月賦販賣に對する課稅標準算定芳に就て〉，頁 67。

純國產的「スターミシン」發明者給鳩山文部大臣的夫人意見。夫人很欣賞裁縫機，說想要普及給全國的小學…(中略)

スター裁縫機雖然價格很便宜，但是功能上運針的速度到粗細都可以調整，也可使用從來的勝家裁縫機公司或德國的裁縫機針，很適合做小孩的衣服跟和服，因此販賣以來一直受歡迎。²¹

「スターミシン」的廣告也強調他們裁縫機的平實價格，除了價格之外，另值得注意的是，把國產裁縫機的推行給文部大臣的夫人，之後夫人說想要普及於全國之各小學。我們從這裡並不知道後來有沒有普及到全國各小學，不過，可以知道的是國產的裁縫機功能不輸給國外裁縫機。

另外，「蛇の目ミシン」的廣告，初次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時間為1936年1月8日：

日本的傑作品，型類和勝家裁縫機同樣，但價錢比舶來品的一半。

因為是標準型裁縫機，所有的零件在全世界都可以買到。東京和大阪的工廠有400名的員工，本公司認為我們是東洋第一的裁縫機製作公司。得到大家的評價，源源不斷的輸出國外。因為本公司想進出全臺灣，募集一郡一店的代理店。本公司的將來很有前途，一定會滿足你期待，會繼續成長。因為代理店就是本公司的駐外地點，希望募集很認真全神貫注的人物。希望代理店成為者請跟大阪支店聯絡。²²

大約一年之後也有代理店募集的廣告，但公司已經在台北市表町2丁目10番開設帝國裁縫機代理店南國公司。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地區也此一年之內開

²¹ 〈大臣母堂の感激、國產ミシンの奨勵〉，《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昭和8年)3月5日，第4版。

²²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昭和11年)1月8日，第4版。

設新竹、台中、台南、宜蘭等地的代理店。台北在菊元百貨，台南則在林百貨有此公司的裁縫機陳列，另外也可以申請商品目錄。²³

同年 1937 年也出現パイーン裁縫機的在臺招募代理店的廣告：

募集販賣代理店，貸款現金販賣，臺北營業所有免費教授優惠。主要販賣店在臺北、台中、宜蘭，店主人臺灣人和日本人都有。²⁴

由此可知日本國產裁縫機大約 1920 年代後期開始透過商會等等的協助，在臺灣販賣裁縫機，不過其實也他們公司並沒有在台灣代理店。到了 1930 年中期，日本的裁縫機公司開始招募在臺灣的裁縫機販賣代理店，像車樂美裁縫機公司在 1936 年，接著パイーン裁縫機公司也募集代理店。

除了《臺灣日日新報》之外，婦女雜誌裡面也出現裁縫機廣告。在 1937 年（昭和 12 年）份的《臺灣婦人界》雜誌中，出現國產裁縫機「蛇の目ミシン」的說明內容，文曰：

優秀國產蛇の目裁縫機，全島的大家請愛用國產。各零件是世界標準，價格只有進口貨的大約半價，三、五圓的定金就可以拿到貨。除了貸款之外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免費教學，各種製品的免費試用，免費教授裁縫機洋裁，其他修繕調整等有完整的服務設備。

本公司不僅是東洋第一的裁縫機公司，也是世界第一親切的裁縫機公司。請多多利用本公司產品。臺北市表町二之一，帝國ミシン株式会社臺灣全島總營業部。

營業所：臺北、宜蘭、新竹、台中、台南。²⁵

²³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昭和 12 年)1 月 15 日，第 4 版。

²⁴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昭和 12 年)1 月 7 日，第 9 版。

²⁵ 《臺灣婦人界》，1937 年 3 月號，無頁碼。



圖 4-1-3 1937 年蛇の目ミシン廣告

資料來源：《臺灣婦人界》，1937 年

（昭和 12）3 月號。

國產裁縫機「蛇の目ミシン」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看就知道他們學習勝家裁縫機公司的推銷方式，是因為「蛇の目ミシン」的發明者曾經當過勝家裁縫機公司的推銷員，他跟幾個同事退休之後自己設立新的裁縫機公司。

總而言之，1920 年代後期開始在臺灣推銷日本國產裁縫機，到 1930 年中期開始出現車樂美裁縫機的廣告，日本國產裁縫機開始在臺灣開設代理店。從一年之後的報紙廣告可以知道，車樂美在臺灣的代理店增加，確立以北部地區為中心的裁縫機販賣規模。另外，車樂美多刊載廣告のハイン裁縫機，1936 年在《日日新報》刊載廣告，內容為募集在臺灣的代理販賣店。他們兩家公司的

廣告最多為 1940 年，1940 年之後出現比較多的裁縫機廣告就是三菱、brother、三陽等三家公司。

1938 年左右的裁縫機廣告內容可以看出有意識到時局變化的動態，比如提倡節約衣服，有裁縫機的話，婦女的一生有保障等。到了 1943 年（昭和 18 年）9 月的時候，三陽裁縫機刊載小篇幅的廣告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最後可以看出的裁縫機廣告。

第二節 裁縫機的普及與使用

（一）學校與裁縫機

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領臺之後，臺灣的教育受到非常大的改變，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裁縫教育是以女子教育為中心，1897 年（明治 30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開始實驗性的女子教育，同時開始教授技藝科目，後來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轉變為第三附屬學校的手藝科。1898 年（明治 31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定以「熟悉本島通常衣服的裁縫方法」為主要目的，因此當時的裁縫課可說是以臺灣式裁縫為主。²⁶之後 1919 年臺灣教育令公佈，學校教育制度化，女子教育也變成以普通教育為中心，不過她們上課的內容還是以家政教育為主。到了皇民化運動正式開始的 1936 年之後，由於皇民化運動，因此高等女學校的家政教育也跟著同化政策被重視。²⁷1897 年當時的家政教育並不是像一般的家政課教家事上的技術與知識，比如裁縫、刺繡、編織等，這些技藝科目佔上課時間的六、七成。²⁸那麼，實用性的洋裁課程，尤其是使用裁縫機的科目何時出現在學校課程？我們要注意的時間是 1919 年（大正 8 年）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後，女子的實業教育機關很快設立，可以說 1920 年代頻

²⁶ 山本禮子，《殖民地臺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 年），頁 19、20。

²⁷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専修碩士論文，2001 年），頁 5。

²⁸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9、10 頁。

繁地討論家庭對於女子教育影響的時期。其中最大的論點是家庭生活的改善，以前的婦女花許多時間在家事上，但是為了社會改造，婦女應該十分注意孩子的教育，首先從改善服裝的簡易化來進行家庭生活的改善。因此之後有些人建議，學校應該要教學生比較實用性的洋裁，之後還可以幫助女性的經濟獨立，也會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²⁹我們不能說 1919 年（大正 8 年）之前完全沒有洋裁教育，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³⁰中也有提到裁縫機，雖然上課所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裝為主，但大橋認為：

第六年級第一學期開始盡量使用裁縫機，若可以的話，應用於衫褲的縫製。³¹

這是目前關於在公學校使用裁縫機最早期的記錄。

另外，我們從公學校教師《黃旺成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裁縫機在公學校的存在。以下引用他在 1914 年（大正 3 年）的日記。³²

6 月 27 日

自學校借縫紉機

午餐後又回到學校，看《水石緣》到四點左右…(中略)

回店裡，叫凸獅從學校拿縫紉機到店裡。

6 月 28 日

六點過後起床。叫凸獅回去修理縫紉機使用不順的地方。上午打掃家裡，下午裁衣服，吃菜燕…(中略)

7 月 9 日丙甲

驟雨下了一整天感冒未癒，頭痛鼻塞。溫習唐詩七律二十首。教順妻弟及弟弟。幫忙縫紉，縫製一件褲子。

²⁹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頁 20-21。

³⁰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臺灣教育會雜誌》120 期，1912 年，頁 23-33。

³¹ 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頁 31。

³²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1914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黃旺成先生為 1888 年生於新竹東勢赤土崎。七歲時入私塾，先後追隨張鵬飛、周國珍先生研讀漢學，十五歲始入新竹公學校。1907 年同時考取總督府國語學校、醫學校，為獻身教育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1911 年畢業後，回母校新竹公學校任教。

10 月 15 日

第二節體操後…(中略)授課後，將早上帶來的襯衫透過張式穀叫女生月娥，淑仔用裁縫機補。淑仔就把補好的衣服拿到店裡。

12 月 31 日

下午三點左右天氣開始轉陰 晚上下雨 農曆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八點起床，九點左右開始花三個小時批改約二十六本兒童的作文。

下午主要是幫忙妻子用縫紉機。³³

從此可知，黃旺成就職的新竹公學校在 1914 年（大正 3 年）時已經有裁縫機的存在。雖然黃旺成是男老師，但公學校的老師熟悉裁縫機的使用法，經常帶回去自家縫製自己的東西。他藉由老師的身份把學校的備品帶回去使用，但學生應該不可以帶回去自家。不能肯定說全島的學校都有裁縫機，但是如下圖 4-2-1 是 1915 年（大正 4 年）在臺北大稻埕女子公學校裁縫教學的照片，大多數的臺灣女學生穿兩件式衣褲的傳統衣，感覺跟洋裁無甚關係，但是照片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有一個女學生使用裁縫機，其他的學生都是用手縫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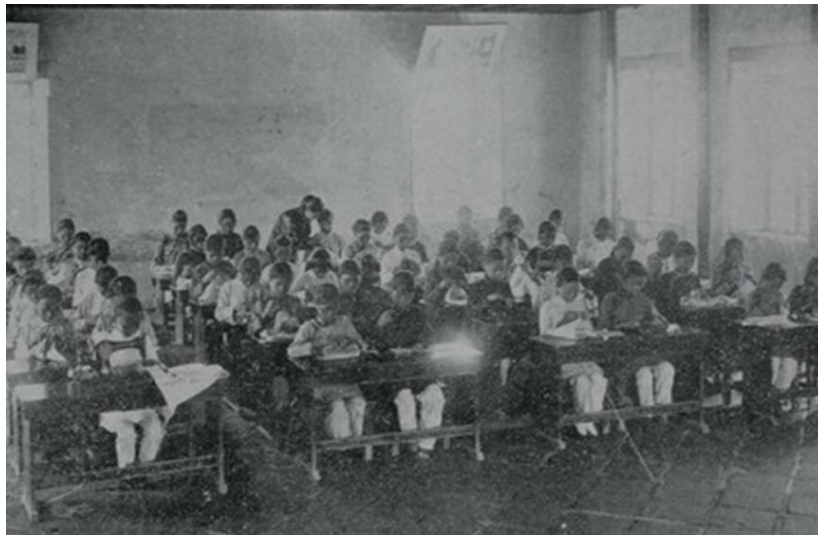


圖 4-2-1 1915 年臺北大稻埕女子公學校裁縫教學

資料來源：《臺灣統計要覽》大正二年／大正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http://skqs.lib.ntnu.edu.tw/tw_oldim/map/index.php，下載時間：2014 年 2 月 10 日。

³³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1914 年，頁 188、189、200、296、374。

公學校的年紀可能不適合使用裁縫機，那麼高等女學校的裁縫機使用情況如何？根據 1919 年（大正 8 年）高等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第十四條如下

第十四條

裁縫課得要熟悉關於衣類的製造的技術以及知識，兼養成節約利用的習慣。讓學生熟習運針法及普通衣服的縫紉法、裁剪法、修繕法以及道具的使用法，再來了解材料的品類、性質、價格、利用法等。³⁴

上課內容不僅縫製衣服，課程中出現材質、價格、利用法等綜合性的內容，還有節約方法，更重視婦女對家庭以及社會的影響。臺灣教育令頒布不久之後的 1923 年（大正 12 年），我們可以看到在臺北高等第一女子學校上裁縫機課的照片（見圖 4-2-2）。



圖 4-2-2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裁縫機裁縫課

資料來源：芝原仙雄，《皇太子殿下行啟記念帖》，1923 年（大正 12 年），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友會出版，封面圖。

³⁴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頁 28。

根據榎本美由紀的研究，1930 年（昭和 5 年）高等女學校的裁縫科，各學科教授方針並教授要項一覽，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就有 6 個小時的裁縫機使用法，1938 年（昭和 13 年）度，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家政科，第一學年有每週 15 個小時的裁縫手藝，包含裁縫機使用法。³⁵1940 年（昭和 15 年）度，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科課程，第二學年每週 4 小時的裁縫課也包含了裁縫機使用法。³⁶1941 年（昭和 16 年）度私立愛國高等技藝女子學校，從第一年級每週有 19 小時的裁縫和手藝，其中有裁縫機使用。³⁷因此可說 1930 年之後的高等女學校的課程中，每個學校都有裁縫機使用法的課程。

（二）學生的回憶

由於學校規則和課程上面對上課內容沒有寫明確規定，因此我們利用高等女子學校畢業生的回憶錄來看一下洋裁和裁縫機的使用狀況。山本禮子的《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記載許多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回憶，其中有第三高女對於家事裁縫的回憶說：「裁縫課並不是教實用的東西，尤其是對臺灣的女學生來說，上課要做和服等不習慣的東西。」可以想像臺灣學生的辛苦，她們回家之後問母親，因為母親也不是日本人，所以不知道怎麼做和服。和服的材料也要自己準備，有些人回憶說：「材料費很貴，跟父母拿錢的時候覺得很對不起」。但也有肯定的意見：「從一年級開始學臺式裁縫、和裁、刺繡、從二年級開始使用裁縫機，這些道具、材料都要自己帶上下課，有時候在家裡作業，不然來不及交作業」；「洋裁的部分，我學了圍裙到外套」；戰爭時期「二年級做了燈籠褲，到四年級的時候做（千人針）那個時候比較忙」或「其實戰爭急迫的時候，沒辦法準備材料，到了戰爭快要結束的時期，根本是無法上課的情況」

³⁸ 。

³⁵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頁 69。

³⁶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頁 74。

³⁷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の家政教育〉，頁 68。

³⁸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頁 129，130。

由此可以知道，高等女子學校有裁縫機的設備，不過因為很多學生一起使用一台裁縫機的情況下，她們雖然學了裁縫機的使用法，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機會並不多，有時候想要帶回家繼續做，不過家裡沒有裁縫機，因此一定要在學校做完才可以回去等等，偶爾讓學生很煩惱。

（三）女性回憶錄中的裁縫機

在這一段，從婦女的回憶錄中看一下日治時期的婦女如何拿到裁縫機。第一位是《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³⁹為母親施傳月女士，第二位是 1922 年出身於深坑的高張七女士⁴⁰，分析看看她們拿到裁縫機的過程。

第一位是鄭鴻生的母親施傳月，她第一次拿到的裁縫機就是父親送給她最基本款的手搖裁縫機。父親不答應施傳月女士去當洋裁店學徒，施傳月女士便開始利用有空的時間，看著雜誌上的洋裝圖版，無師自通地學起裁製衣服。⁴¹後來父親改變心意，認為女兒學會做衣服或許可以補貼家用，得到父親的許可後，施傳月女士就去台南末廣町的一家洋裁店「日吉屋」，給他們看自己縫製的衣服，馬上就被錄取，1936 年 5 月開始當洋裁學徒的日子。在「日吉屋」使用的卻是一台腳踏式裁縫機，不是她在家裡做洋服的時候使用很熟悉的手搖裁縫機。腳踏式裁縫機是她從來沒有用過的比較高級的機器。她回憶錄說：

幸好當時老闆娘拿給她的第一件差事，竟是縫合二十件日式棉被套的工作，讓她鬆了一口氣。被單畢竟不像服裝複雜，只要一直線縫下來即可，正好給她一個練習使用腳踏式裁縫車的機會。原來雙手配合的方式如今改成手腳配合，單腳或雙腳前後擺動踩踏，引動車針機制上下穿針引線，而空出的雙手則可以更精巧地控制布上的縫線前進方向。縫合 20 件被單這麼一件任務下來， she 就把這腳踏式裁縫車的基本功練熟了。⁴²

³⁹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2010 年）。

⁴⁰ 應大衛，《台灣女人》（台北：田野影像出版，1996 年）。頁 320-325。

⁴¹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55、57 頁。

⁴²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頁 78。

從施女士的回憶可以知道，她的第一台裁縫機是父親送給她的。父親一開始不贊同她去當洋裁學徒，但在希望能補貼家中經濟的前提下，還是讓自己女兒去學習洋裁技術。而施傳月所熟悉的手搖式裁縫機比腳踏式裁縫機小型，用一隻手控制運針，另一隻手要配合布上。後來到「日吉屋」的時候第一次使用比較高級的腳踏式裁縫機，不過工作一天就學會基本功。

高張七女士 1920 年代出身於深坑的農業家庭，父母育有七女一子，她被送到張家當童養媳，公學校念到五年級就離開學校開始幫忙家裡，後來去酒瓶工廠當女工。高女士二十歲的時候，與她一起長大的高榮華結婚，從此一家的生活經濟也要由她負責。婚後不久高女士到南門市場學習裁縫，從這個時候就開始和裁縫結下了不解之緣。結婚初期正值戰爭，當時他的先生沒有任何的收入，全家陷入經濟困難，她開始跟會，一個月會錢 5 圓，跟一年之後，把會錢 50 圓標下來到日本人的裁縫學校學習裁縫，她終於學會製衣。50 圓當中 15 圓是拜師禮，15 圓是交通費，另外 30 圓則買了布料和工具。裁縫學校畢業之後，高女士想開設裁縫店，但裁縫店必須先要裁縫機，當時的裁縫機一台 265 圓，相當昂貴。高女士為此和鄰居也是裁縫學校的同學商量，決定兩人合買一部，她為了裁縫機去當煤礦工，每天辛勤的工作，也繼續每個月把 5 角拿去跟會，半年之後終於實現了買台裁縫機的目標。不過開裁縫店之後生意沒有想像中那麼好，除了逢年過節趕製新衣，平常沒客人。高女士依然在煤礦坑工作。戰爭結束之後，她結束煤礦工的工作，全力投入裁縫行業。⁴³

高女士的家庭背景不是那麼好，因此雖然有去學習裁縫，想要開設裁縫店也沒有錢可以買裁縫機，所以她就去當煤礦工的工作，很辛苦的工作半年終於得到共用裁縫機的機會。

⁴³ 應大衛，《台灣女人》，頁 320-325。

一位是父親買給女兒的裁縫機，也可以說是父親對女兒的投資。另一位是已經是成年的婦女透過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要藉由買到裁縫機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不過可以看到她們的共同點是為了補貼家庭經濟，並不是因只興趣或好奇買的東西，是一種投資婦女的方式。雖然裁縫機是昂貴的東西，但非常值得去投資，因為若能成功開設裁縫店就能將成本贖回，並轉虧為盈。

第三節 戰爭時期的裁縫機利用

1931 年（昭和 6 年）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高唱，臺灣也逐漸受到影響。1937 年（昭和 12 年）中日戰爭開戰之後，日本更積極的準備南進，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是南進的重要據點，加強推進皇民化政策。除了精神方面以外，物資方面也受到影響。戰爭末期，民間物資日益匱乏，總督府開始實施配給制度、勞動服務。女性主要負責的部分就是戰爭後方，盡全力支持士兵所需。

（一）職業介紹所

以愛國婦人會為主所設立的職業介紹所叫「授產所」，主要開放給生活環境較差的家庭婦女，以學習國語兼教授裁縫技術，幫助其家庭經濟與就職自立，以及改善陋習、提升品味為目標。雖然當時少見職業婦女或女子雇員，但實際上培養女子的經濟能力頗為重要，而且日人覺得臺灣各地民眾的向學心甚為勃興，因此在 1915 年（大正 4 年）11 月，進行本島女子授產設置計劃。在此目標之下，總督府於同年 8 月得到隈本繁吉學務部長的同意後，著手準備授產所的設置。不過關於本島人教育的事情，有必要跟所轄州廳與公學校聯絡以及求得幫助，所以他們這個計畫委託臺北廳出張所負責。臺北廳所長最後選擇本島人最多也最為繁華的艋舺與大稻埕兩設置，在兩方公學校都協議準備使用的建物與設備用具後，同年 11 月 24 日，制定授產所規程收容（公學校畢業者或同等

學歷，修業一年，學科國語、裁縫、手藝等)。同日，此艋舺公學校內以及大稻埕陳姓祖廟內開始營運。接著隔年 1916 年（大正 5 年）1 月 11 日士林公學校內也開始設置授產所。⁴⁴

有關授產所的教授科目以下：（但根據每個授產所的情況，各科目中也許會省略）

裁縫（本島人服、和服、其他各種裁縫機裁縫等）、刺繡（本島人服裝飾、其他）、編織（毛線、蕾絲、纖維等）、漂白、染色、縲絲、紡織、假花、假水果、其他各種手藝。

臺灣支部附屬本島女子授產所規程

第四條：講習生需符合以下條件

- 一、年齡 12 歲以上 30 歲以下，品行端正，身體強健者。
- 二、公學校畢業或公學校畢業同等學力者
- 三、未婚或沒有家庭之累者，可不受前項限制，品行端正，身體強健，不中途放棄者皆歡迎當講習生。⁴⁵

愛國婦人會授產所在戰爭時期下更發展、擴大她們的事業，其實在滿洲事變之後，她們也開始召開裁縫機講習會，這種講習會也很受歡迎，報紙有如下報導：

給出征軍人遺族斡旋裁縫機業，愛國婦人會臺北州支部

愛國婦人會臺北州支部，一直想實施以應召軍人遺族為對象的技術講習，主要目的為洋裁指導講習。10 月 5 日規定的講習期間 6 個月結束，表彰一直不缺席者五名等，獲得非常優秀的成績。

⁴⁴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上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 年），頁 154，155。

⁴⁵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頁 199。

這次我們為了更強化後方後援週，膳食善終，對於講習所五十六名中想參與者二十五名，為了強化其生活，介紹裁縫機的工作。

種類：婦人服，兒童服，學校制服，其他一般裁縫機作業。⁴⁶

1939 年（昭和 14 年）10 月《社會事業之友》介紹愛國婦人會的活動，可以知道他們募款的裁縫機數量。

裁縫機捐贈

為了使洋裁講習會、授產所發揮功能，特別募集全島裁縫機，結果各界共捐贈一百七十四台，大約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圓的價值，另外，有捐款授產事業資金七十圓。出征應召軍人，遺家族授產事業用裁縫機捐贈一覽表為：

臺北市 78 臺 價格 11365 圓

新竹州 15 臺 價格 2250 圓

台中州 13 臺 價格 1950 圓

台南州 21 臺 價格 3125 圓

高雄州 32 臺 價格 4800 圓

台東廳 4 臺 價格 600 圓

花蓮港廳 11 臺 價格 1650 圓

合計 174 臺 價格 25740 圓⁴⁷

愛國婦人會非常需要裁縫機，後來許多人的幫助的結果得到 174 臺裁縫機，其價值大約 25740 圓，裁縫機一臺平均 150 圓的價值。分配各個地域的結

⁴⁶ 〈出征軍人遺家族に ミシン業の斡旋 愛婦臺北州支部が奔走〉，《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0 月 10 日，第 7 版。

⁴⁷ 磯部昇，《社會事業之友》，臺灣社會事業協會，1939 年，頁 55、56。

果，臺北市的數量最多 78 臺，接近一半的裁縫機在臺北使用，最少在台東 4 臺，北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數量，有調明顯差異。

（二）戰後方的婦女

接下來，我們看婦女勞動服務的情況。因為戰爭越來越緊張，男性在第一線打仗，另一方面，女性在後方支援男性。她們主要的工作之一是軍用品的製造與修繕。《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昭和 13 年）6 月 29 日曾刊載，員林郡進行製造皇軍慰問愛國襯衫的情況，幹部二十名製造愛國襯衫的計劃。在當中提到裁縫機的數量。他們募集郡下擁有裁縫機者（營業用 111 台，家庭用 1217 台）不管內台人，結果總共有 1328 臺的裁縫機。⁴⁸1937 年（昭和 12 年）12 月時員林郡的戶口有，臺灣人 26253 戶，日本人 739 戶，朝鮮人 152 戶，其他外國人 3 戶，總共 27147 戶，人口比率的話臺灣人 183070，日本人 2443，朝鮮人 616，外國人 28，總共 186157 位。⁴⁹在一個郡裡面，平均 20 戶中一家有裁縫機。員林的臺灣人和日本人的戶口比率是臺灣 36 比日本 1，可以說員林郡裡的日本人不多，以臺灣家庭為中心的郡竟然有 1328 台的裁縫機，而且大部分是家庭用的裁縫機，由此可知 1938 年（昭和 13 年）的時候，裁縫機已經普及到臺灣很多家庭之中。

1941 年 6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有關裁縫機的報導：

從戰爭第一線送過來的軍服與襯衫，因為每天的汗與激動的結果使其如同廢品一樣，回收這些衣服的大約 150 名小姐，每天洗衣服、修繕破洞的地方，這些衣服都再一次送回去各個部隊。⁵⁰

⁴⁸ 〈ミシンを總動員し愛國シャツ製作三十日から作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昭和 13）6 月 29 日，第 9 版。

⁴⁹ 臺中州稅務課，《昭和十三年度戶稅統計》，臺中州稅務課，1938 年，頁 40。

⁵⁰ 〈兵隊さんと一緒に 姑娘達の日支親善〉，《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6 月 12 日，夕刊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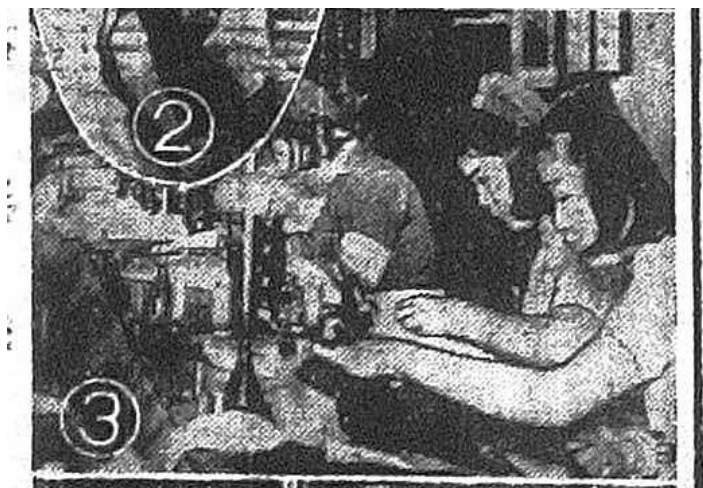


圖 4-3-1 使用裁縫機修繕軍服的女生。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昭和 16）6 月 12 日，夕刊第 2 版。

戰爭時期不管日本人還是臺灣人都要參與勞動服務，她們製造的東西並不是新的軍服，而是修補已經弄得破破爛爛的軍服，可知戰爭之下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因為物資非常缺少，尤其衣料的部分也開始配給，所以當時的婦女一定要有修繕衣服的技術，此外，也需要縫製軍隊所需的其他物資，如：

在第五部隊的女學生，她們在這裡製造防止士兵晚上的敵人（蚊子）的蚊帳。今天，第二高等女學校的高年級學生帶來裁縫機，讓士兵很驚訝。⁵¹

如果沒有裁縫機，大家都要用手做蚊帳，所以女學生決定帶來裁縫機，讓大家的工作效率增加。從照片可以知道，裁縫機的台數並不多，沒有一人一台的情況下，女學生輪流使用裁縫機。

⁵¹ 〈“學園の若人”總進軍 鍊成の夏・各所で聖汗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昭和 17）7 月 19 日，夕刊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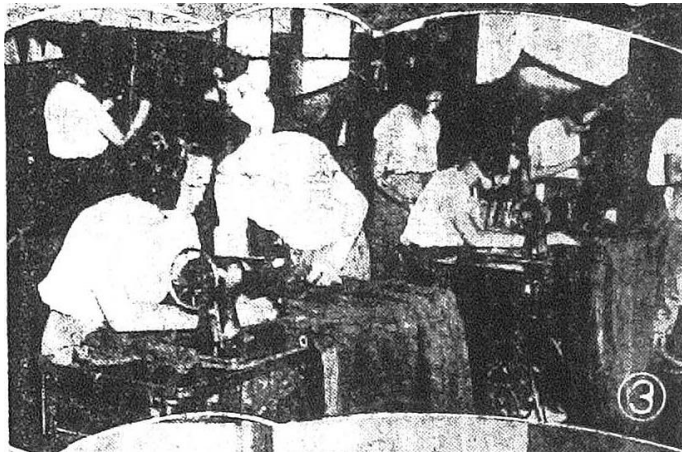


圖 4-3-2 第五部隊的女學生

資料來源：〈”學園の若人” 總進軍 鍊成の夏・各所で聖汗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昭和 17 年）7 月 19 日，第 2 版。

第五章 結論

本文試圖從女性、教育、裁縫機的移入等的角度來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裁縫的情況，其中主要探討洋裁在臺灣的傳播過程，以及帶給臺灣婦女的影響。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了同化與培育基礎人才的需要，在殖民地台灣建立近代教育系統，為臺灣的學校教育開展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而當中對婦女教育影響最深刻的是近代女子教育機構的出現。日治初期女子就學率非常低，但還是會有些女子漸漸開始接受學校教育，其中吸引臺灣女性進入學校就讀的誘因之一是裁縫與手藝科目的登場。

1919 年之前公學校的裁縫、手藝科以臺灣式裁縫為主，在課堂上所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在上課使用的名稱也都使用臺灣語。是為了臺灣女性進入學校，教材與教法，配合臺灣人的方式。主要是在三年級時開始學習最基礎的裁縫技術，接著製造小東西，像袋子之類的東西，還有內衣，小孩的衣服等小型的東西到比較大型的衣服，像煮飯的圍裙，可以看出裁縫科要配合、聯結其他科目的需要。到了公學校高等科就要學習比較專業的知識，也開始縫製自己日常生活的衣著。不過，由於裁縫科需要實作學習的操作，在教學現場往往存在著材料不足的問題，因為不是學校準備材料發給學生，而是學生要自己準備材料，導致有些學生沒帶來材料，或無法準備材料等情況出現。因此裁縫科應該要實作實用性的，也要大家可以準備材料可以實作的東西，不然一些學生不容易準備或買到實作布料，導致學習成效未達預期的效果。

但是裁縫還是非常吸引婦女的興趣，因為公學校畢業的學生，出現非常嚴重的升學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升學問題，1930 年就開始漸漸設立家政女學校，成為女性的新升學教育機構。她們學習洋裁的動機中有自動想要學習的，也有

父母希望女兒習得一技之長，補貼家用。但另外有一些女性在公學校畢業之後，選擇去日本學習洋裁。

1930 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家政學校之外，同時在臺灣社會也逐漸出現專門裁縫學校這類的洋裁教育機構。其中吉見裁縫學校是在台北地區規模比較大的私立裁縫學校。由吉見まつよ（Kichimi Matsuyo）女士於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創設，初建時校名為ファロス和洋裁縫研究所。

吉見裁縫學園的校長吉見まつよ，因為她的先生吉見猛身為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的英文教師遷居臺灣，而跟著吉見先生一起來到臺灣。吉見まつよ來臺灣之前，在東京神田的文華服裝學院學習洋裁知識與技術，也因有他先生的關係，暫時得到在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授洋裁的機會。後來覺得應該要創立讓這些畢業女學生繼續學習的場所，並且希望更多人能學習裁縫的技術，因此決定創立私立裁縫學校。另一方面，吉見まつよ本人因為來臺之前擁有裁縫技術的學習背景，進而在臺灣得到教授裁縫的機會。本文認為吉見園長希望在臺灣的婦女也跟她一樣學習裁縫，讓婦女受到現代啟蒙，形成自信與生活價值。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在臺北市福住町創立吉見裁縫學園，一開始的學生不到 10 位，而且皆是日本人，但過不久就出現想要入學的臺灣婦女。隨著學生逐年增加，校舍不足的問題也開始出現，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吉見裁縫學園改建新校舍，並成為臺北市認可的私立學校。由此可知，當時總督府也很支持吉見裁縫學園的設立。當年吉見裁縫學園進行大規模的修改學則，學校課程分為四類，其中設置以一般婦女為對象，為期一年的和裁與洋裁速成課程，使來到吉見裁縫學園的婦女增加。像臺灣婦女陳鳳藻只學了一年多的洋裁就能掌握要領，之後便自己經營洋裁店。有些學生畢業之後還可以留在學校，繼續研究裁縫技術，培養這些學生的實作能力，學校裡還設置開放給畢業生以及研究生的洋裁店，學生在這裡得到自己的價值以及對生活的滿足。

1938 年（昭和 13 年）的時候臺灣學生大幅增加，吉見まつよ認為是因為皇民化運動的關係，1938 年左右開始鼓勵女孩子也要去上課上班，鼓勵她們要成為國家需要的賢妻良母。在戰爭時期下，吉見まつよ身為裁縫專家，很積極參與服裝改善活動。1940 年代在裁縫學園中舉辦新體制服裝展覽會。戰爭時期在學生生活方面，吉見裁縫學校也隨著戰爭的時局，開始專注從事勞動服務，學生們對裁縫的活躍氣氛消失掉了。1941 年（昭和 16 年）吉見まつよ受到厚生省社會局的委託，當選厚生省服裝改善委員。她在 1943 年（昭和 18 年）的時候表示、學校的方針是好好指導戰爭過渡期的裁縫，貢獻國民的服裝生活，也希望培養有特色的裁縫教員。戰爭末期，學校也開始受到空襲的災害，因此決定讓學生疏散到沒有空襲的鄉下，暫時停課，只有吉見一家人留在台北，守護學校。到戰爭結束，吉見園長都沒有離開吉見裁縫學校。

吉見裁縫學園對臺灣婦女學習洋裁有深刻的啟發，提供婦女一項新穎的勞動選擇。除了新技術的傳達之外，升學機構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當時公學校畢業之後，許多婦女無法升上高等女學校，除了富有階層的家庭之外，對沒有升學的機會的婦女來說，因為有吉見裁縫學校的存在，而多了升學機構選擇。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女生，她們也可以選擇來到吉見裁縫學園學習洋裁技術。一般婦女也可以來到吉見裁縫學園學習一年的洋裁課程，學會洋裁之後就多了一個新技術、生存工具。除了對婦女的影響之外，進入戰爭體制後，吉見園長積極參與服裝改善運動，舉辦改善衣服展覽會等等。

吉見裁縫學校不只教授裁縫技術，而是教授婦女原本擁有的才能與自信。通過學習裁縫，尤其是接觸洋裁這個新領域，各個婦女多了對將來的希望。因為有了吉見園長對學校的信念，到戰爭結束為止，吉見裁縫學園成為在臺灣婦女照亮自我價值的燈塔。

以上本文討論了臺灣婦女的洋裁教育，不過除了進入到學校課程之外，推進洋裁發展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國家發明的裁縫機傳播到臺灣。

裁縫機業者中，全世界最大的裁縫機公司就是「勝家裁縫機公司」(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1900 年（明治 33 年）在日本開兩家分店，接著 1904 年（明治 37 年）在臺灣開設店面，雖然當時裁縫機的價格對一般家庭而言是買不起的東西，但勝家裁縫機公司利用貸款的方式，逐漸開始販賣到較有錢的家庭。不只販賣裁縫機，為了讓一般民眾認識裁縫機，1909 年（明治 42 年）的時候開始設裁縫機講習所。在勝家裁縫機的努力之下，大家逐漸認識裁縫機的存在。但因為勝家裁縫機公司的推銷方法是貸款，偶爾會發生消費者與勝家公司之間的糾紛。

從女子教育的角度來看，許多女子教育機關，最重視的課程就是技藝與裁縫課，認為女子應該要具備裁縫技術的能力。因此為了課程的需要，在 1910 年代學校就已出現裁縫機的存在。日治時期在新竹公學校就職的黃旺成，在 1914 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把學校的裁縫機帶回去自家縫製東西的描述。另外，1915 年（大正 4 年）臺北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現在的臺北市蓬萊國民小學）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到裁縫機。日記和照片告訴我們，其實裁縫機很快普及到學校機構中。

戰爭時期，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提供婦女參加授產所的機會，其工作大多數是裁縫工作，主要是製造軍用品。軍用品的大部分就像軍服屬於洋服，或是他們需要的蚊帳等，都需要裁縫機或有裁縫機比較好。因此愛國婦人會積極募集裁縫機的捐贈，結果募集到 174 台的裁縫機。戰爭時期的女性「勞動服務」的工作內容最多為縫製東西，從報紙的報導可以知道，她們要縫製、修繕衣服的數量非常龐大，不能不倚靠裁縫機的功能。綜上所述，當初以上階層家庭為販售對象的裁縫機，也可以說是奢侈品的裁縫機，逐漸普及在學校或授產所，中下階層的婦女也開始使用裁縫機。此一現象或許是因為國產裁縫機的登場，和國外裁縫機比起來大約一半價格的裁縫機，非常吸引婦女，所以幫助中下階層家庭也買得起裁縫機。裁縫機在臺灣的推進對洋裁普及有相當的助益。

臺灣洋裁普及開始為日治時期，逐漸普及到上階層穿洋服的習慣。隨著服裝的洋服化，在教育機構中也開始教授洋裁，後來也出現了專門教授洋裁的裁縫學校。因為得取洋裁技術之後，女性利用洋裁技術上班，而洋裁成為了婦女的新職業之一。

1945 年戰爭結束之後，臺灣的經濟也逐漸恢復，對婦女的工作內容也改變很多，不過學習「洋裁」的流行接續戰後臺灣社會，同時洋裁技術也是幫助婦女的經濟獨立。例如，朱碧霞女士出生於日治時期 1943 年（昭和 18 年）宜蘭粗坑地區，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1960 年（民國 49 年）她結婚以後她的先生不能給她依靠，朱碧霞女士必須要靠自己。當時做了很多事，但其中最多靠裁縫賺錢貼補家用。因為她對服裝有興趣，小時候在家裡有老師來教裁縫，老師是校長的太太，當時只能在旁邊看而已。她自己做衣服主要是靠自學的比較多，從來沒有學過製圖，不會剪裁，但她會看 Style Book（洋裁書），做衣服沒問題。後來他去一家女裝店當師傅，越做就越熟練，洋裝、外套都學會了。⁵²

女性對裁縫教育的高度關注，承續日治時期的發展到戰後臺灣並未有太大的變化，婦女還是很喜愛裁縫，裁縫技術可以說是女性培養一技之長的首選。在日本統治下的 50 年間，官方與民間裁縫教育的推廣，使臺灣社會積累不少擁有洋裁技術的女性，這些女性為戰後台灣的紡織業發展，提供了素質良好的人力資源。

本論文尚有許多可以探討空間，像裁縫講習會、裁縫補習班等，的確對臺灣的洋裁普及相當有影響，不過因為資料缺乏，相當困難寫成一篇文章。在寫作論文當中最遺憾的部分，應該是口述訪談的不足，筆者只能依賴回憶錄，及些許口述訪問記錄，因為時間上的限制，無法訪問更多臺灣女性在學習洋裁過程的經驗。希望未來的研究者去彌補這些東西，對於臺灣女性史能有更全面的探討。

⁵² 張美鳳〈朱碧霞女士訪問記錄〉，《宜蘭文獻雜誌》第 96 期，（宜蘭縣史館，2013 年），頁 79-114。

徵引書目

(一) 史料

一、書類資料

《台北州統計書》，1935～1941 年。

《台南州統計書》，1933 年~1942 年。

大澤貞吉，《台灣關係人名簿》(橫濱：愛光新聞社，1959 年)。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5 年)。

台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台灣貿易四十年表》(台北：台灣總督府財務局，1936 年)。

杉浦和作《台灣會社銀行錄》(台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 年)。

芝原仙雄，《皇太子殿下行啟記念帖》，1923 年。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 1914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上下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 年)。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台北：1937 年)。

臺中州稅務課，《昭和十三年度戶稅統計》，臺中州稅務課，1938 年。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編輯，《諸羅縣誌》(台北：文建會，2005 年)。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台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台北：湘南堂書店，1937年)。

臺灣總督府，《第二年用公學校高等科裁縫手藝教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

二、報紙雜誌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1936年。

《社会事業の友》，1939年。

《台灣稅務月報》，1932年。

《臺灣教育》，1912年、1928年。

《臺灣日日新報》，1906、1909、1912、1917、1930、1932、1935、1936、1937、1938、1940-1943年。

《臺灣婦人界》，1934、1936、1937年。

(二) 中文專書

江文瑜主編，《阿媽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6年)。

姚浙生撰稿，《棟花盛開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第一冊，總論篇、課程篇》，(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年)。

洪郁如，〈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解說〉，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下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年)，頁1-10。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譯者、林正芳，《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縣：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

許佩賢，《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一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新北市：東村出版，2012 年）。

許雪姬等主編，《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圖錄》（台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

許雪姬等訪問；吳美慧紀錄，《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

郭玉芬等執行編輯，《百年蓬萊：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創校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商訊文化出版：北市蓬萊國小發行，2010 年）。

陳青松，〈曇花一現的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臺灣文獻》別冊 14，2005 年，頁 35-46。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 年）。

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台北：五南圖書，2009 年）。

黃美紅主編，《華女 80 校慶紀念特刊》，（台南：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2010 年）。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1 年）。

鄭益浚採訪整理，《車窗風景：李炳盛的人生歲月》（出版資訊不明）。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縣中和市：INK 印刻文學出版，2010 年）。

應大衛，《台灣女人》（台北：田野影像出版，1996 年）。

(三) 日文專書

アンドルー・ゴードン、大島かおり訳，《ミシンと日本の近代 消費者の創出》（東京：みすず書房，2013 年）。

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社，1999 年）。

竹中信子，《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3 昭和篇「上」》（東京：田畑書店，2001 年）。

吉見まつよ，《波浪の舵》（仙台：宝文堂，1970 年）。

岩本真一，〈ミシンのグローバル性と東アジアの衣服産業〉《東アジア経済史研究第一集中国、韓国、日本、琉球の交流》（大阪：大阪経済大学日本経済史研究所，2010 年）。

若桑みどり，〈軍国の女たち 戦争・暴力と女性〉，早川紀代，《戦時体制下の女性達》（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

洪郁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東京：勁草書房，2001 年）。

(四) 期刊文章

洪郁如，〈旗袍，洋装，モンペ（燈籠褲）戦争時期台湾女性的服装〉，《近代中国婦女史研究》第 17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頁 31-64。

岩本真一，〈十九世紀後半～二〇世紀前半の日本におけるミシン普及の趨勢と経路—マルクスのミシン論に触れて〉，《経済史研究》第 11 号（大阪：大阪経済大学日本経済史研究所，2008 年），頁 112—141。

張美鳳〈朱碧霞女士訪問記録〉，《宜蘭文獻雜誌》第 96 期，（宜蘭縣史館，2013 年），頁 79-114。

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第 16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69-210。

(五) 學位論文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王慧瑜，〈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資生活〉(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陳佩婷，〈台灣衫到洋服—台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 1895 年-1970 年〉(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09 年)。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碩士論文，2000 年)。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六) 網路資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網站

<http://www.ntue.edu.tw>

蛇の目ミシン工業株式会社創業 90 周年記念サイト

<http://www.janome.co.jp/90th/>。

主婦の友社網站

<http://corporate.shufunotomo.co.jp>

臺灣百年寫真／GIS 資料庫。